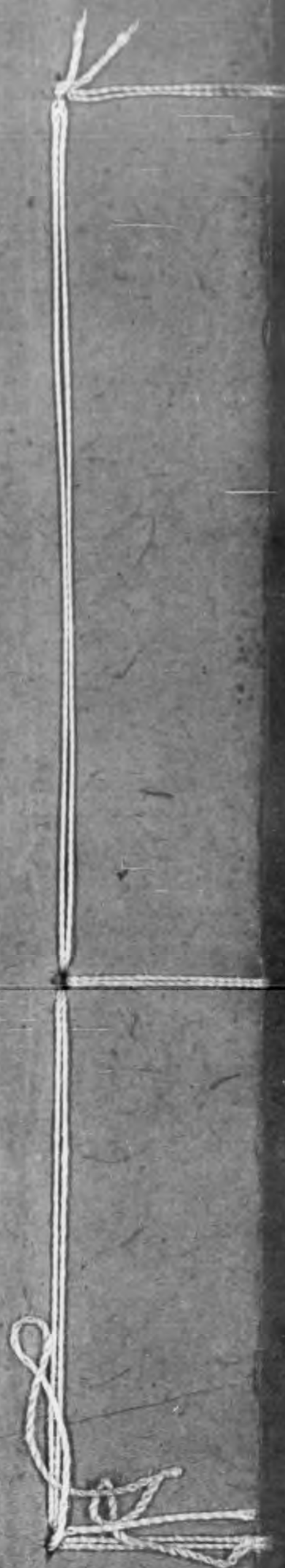


律



桐江詩集序



紫陽方使君平生於詩無所不學蓋于陶謝學其
紆徐於韓白學其條達於黃陳學其沈熟而居
常自說欲慕陸放翁豈其暮年安貧守約忘懷
出處有偶相貌類者而姑引之以自託耶抑放翁
雖生長東南承接中原文獻獨其為詩亦親經
東萊茶山諸先生指授遂為是虚心傾思如不可
幾及也此前輩風流盛德非近時沾沾自喜之徒
所可窺議然有一事不謀而合放翁晚起家得嚴
州為詩幾千首翁去而州人愛其詩版傳之於今

使君垂老亦守嚴多為詩州人為刻其桐江集者六十五卷錦峰繡壑淋漓翰墨前後照映於百年間良堪繪畫表元因念生世不早不得事放翁而竊幸熟從其子孫遊聞翁為州日江湖詩客群扣其門傾箱倒囊贈施之無吝色及解印東歸扁舟枵然使君去桐江屬邑耳僦廬糴餐人人見之者不知其嘗為二千石也偶遇臺餽卻玉揮金貫酒瀝客終日一時雄襟雅量略視放翁何遠故其為詩笙鳴鏞應磁動針合雖不規求與之侶而自有不容不侶者其居使

之然乎于是同游之士來謂表元子於門墻於佩中若知言者去盍識其云以為桐江集序

方萬里桐江集已不傳厓此序見於戴表元剡源文集中因錄於續集之首至萬里桐江續集自序一首已列此集第四十八卷中蘇不贅錄乾隆丁丑七月初一日燈下誌

虛谷桐江續集目錄

卷一文 中間缺

卷二文

卷三全缺

卷四詩

卷五詩

卷六詩

卷七詩

卷八詩

卷九詩

後缺

卷十詩

卷十一詩

卷十二詩

卷十三詩

卷十四詩全缺

卷十五詩

卷十六詩

卷十七詩

卷十八詩

卷十九詩中間缺

卷二十詩

卷二十一全缺

卷二十二詩

卷二十三全缺

卷二十四全缺

卷二十五詩

卷二十六缺

卷二十七詩中間缺

卷二十八詩

卷二十九詩

卷三十詩

卷三十一詩

卷三十二全缺

卷三十三詩

卷三十四全缺

卷三十五詩

卷三十六全缺

卷三十七詩

卷三十八詩

卷三十九全缺

卷四十全缺

卷四十一全缺

卷四十二詩

卷四十三文

卷四十四文

卷四十五文

卷四十六文

卷四十七文

卷四十八文

虛谷桐江續集卷之一

紫陽方回萬里

賦

汎湖遇雨戲為短賦

柳絮化萍濃綠藏鶯不見其處止聞其聲此豈非春工之
極致歟湛然宴坐輕舟自行萬姿千態遠山縱橫透疎簾
而濕衣忽驟雨之若傾甫下矻而閉戶才頃刻而又晴方
子酒稍酣矣奮雪髯而慨慷曰此何為者耶悟舒慘之不
常於是誦臣抃表忠之奏歌蘓仙薦菊之章彼割據於五
季若錢氏之教王渺工瀧之無迹愴松楸其可傷涸銀海

而出金椀穴狐兔而上牛羊豈不亦雄傑一時兮終若雍
門之泣孟嘗賦梅處士妙解影香骨可以腐千古不亡鬱
孤山其砒礪擁萬樹之青蒼罔蔗節之遺恨保故封猶若
堂天道茫茫一雨一暘榮悴陰替柔剛微彰謂偶然不足
芥蒂兮曰作善降之百祥謂理有不可恃兮曷顏大而距
長二客白季遊頭曰張嘖無故而多事擬陳迹而揣量指
金巨羅其猶淺舉火白而罰之觴方子曰不然老陰為六
老陽為九老則必變如翻覆手惟知變者可與長久知六
之變固乃所守知九之變健不為首顧此湖中之舟與舟
中之人豈長壽而不朽能畏謹以自修庶吉亨而無咎幸

乘時而過分員且乘兮致寇環綽約之蛾眉佩金印而如
斗管絃沸其前後緋紫奔其左右一旦不能自保卒同歸
於石友蠹苗竄於三危防風橫於九畝或裸體以習魚或
跪足而踏藕作帶索之榮公甚泥塗之絳叟立層水而弗
寒野茹僅其適口無樂亦復無憂不自知其不偶豈不勝
於孟晉而疾顛者乎此莊子所以不為廟犧而李斯所以
憶上蔡之狗也舟且抵岸悉闢其牖賦詩各成肴核再取
有化為無無生為有雨晴晴雨紛揉結糾斯時也度夕陽
猶未至於酉多言教窮姑相與大笑盡樽中之酒

大海四周濤波涌兮沃日蹴天魚龍洶兮其中有山千峰
聳兮崖懸壁峭石龍從兮雲翳霞鬱祥飈瀕兮瑤草琪樹
紛華葦兮神人所宮萬斗拱兮連樓傑閣虹梁竦兮觚稜
金碧瓊琅琪兮幡幢翩翩毳剎翫兮翥鳳翔鸞舞翠孔兮
竒葩異蕤蔚以翦兮源闢穹殿誰主董兮其如此辰衆星
共兮綬珠組玉佩鞞琤兮鐘雷鏞霆萬石重兮雕甍文簾
鱗鬣動兮妙音鏗鏘歌囉噴兮瓊以為漿流乳漣兮有觴
之者纖纖捧兮蟠桃其果西母種兮如瓜之枣羌啍啍兮
七十二駕觀窺擁兮頽以自持或矜罷兮何修至斯獨高
拱兮九州博大一蠖蠓兮金童應門吠仙狡兮舟何從來
於岸擺兮松間之鷗雪毛茸兮伸首水湄龜五總兮自有
宇宙皆古塚兮此獨不死無正壠兮萬姓寒飢靡缺罄兮
五運代謝常固鞏兮嗟今羽流纒鉛汞兮非不欲往不可
勇兮亂曰紫陽老子既為此賦恍惚盧胡醉乎夢乎豈其
蜃氣之所為乎客曰不然昔有異人在蜀成都少尹值之
自言其能需酒一壺片梓如扇刻以指爪遂成此圖過江
百年萬事埃盡此物亦徂雖有百贖不亂一真在人識諸
嗚呼此杜子美所謂咫尺應類論萬里者乎此蘓子瞻所
謂人間何處有此境者乎攷運世之開閉兮萬有終焉一
無其有其無莫可以究竟兮姑寓意於游戲以誑老眼之

模糊

吊鶴賦

子實子築屋西湖之西據南高之峰泉石奇崛煙霞疊
重有鶴飛來不知所從賢主佳客歡然相逢豈幽心之者
感而相值於箭鋒者乎朝出於野靡羅靡紈夜棲於室
不樊不籠出沒遊戲菰蒲蓬稻翔翔掩映杉櫟竹松立乎
塔祀苔蘚增色依乎牕牖藤蘿改容人與物其殊途可鷄
鴉而鐘鼓彼傾國之妍姿紛媵施之楚楚魚若鳥兮見之
颯深逝而高舉亦有德既輝而鳳來機已忘而鷗下乃神
理不可以常論者此所以獲擊石而百獸舞也歟我昔訪

子徘徊茲山子之出矣何往白雲鑄其門閤須臾見子扁
舟言旋烏帽瀟灑玉佩瓓珊三賢之樂天畫像八公之劉
安容顏是鶴也方搏風於九霄之上晚八極而盤桓即斂
翮於碧落迎先生於岸間銜芝草而若獻尾瓊瑤而上瑤
壇望之者以為三神山之人渺乎其不可攀者也試嘗相
之以淮南術稟氣受精金九火七西方素全體白南方朱
元首赤中宵不寐聲聞九里污泥不染脰高三尺小變大
變歲百六十千六百歲飲而不食與九疇之禹龜偕後天
而罔極子實子曰不然龍至靈也龍骨入藥麟至瑞也麟
膠續弦使倭句而不骨何居蔡而下旃讀華陽之痊銘和

胎禽之有所疇昔之夜吾鶴已仙鼉鼠食郊牛之角螻蟻
困江湖之鱸餓豺狂獠喋血垂涎豈兵解與水解猶形化
而神全嘻其不可得而見矣霜天嘹唳月地翩躚將造化
之譎我乏揚州之腰纏抑以我無乘軒之寵以故出陽神
而邀紫煙也側頂聽慕從今已而忍哉俗物摩琴煮之彼
吠彼走猶有益惟乃葬以槨乃樹以碑曰華亭貴種者青
田上士之墓子其為我申之以挽詞子虛乃弔之曰古之壽
者廣成彭祖即今安在終亦為土墮牛山之淚駭矣哉
齊景公求不死之藥愚矣哉秦皇漢武凡厥含靈陰毋陽
父智愚貴賤鱗介毛羽以氣相禪均厥乳哺穉化而來老
變而去一變一化有若寒暑或短或修魂游質腐豈其生
生不滅而充塞區宇者哉汝鶴昂藏冰峙皎潔玉立嵒紹
之鷄非羣王喬之鳧匪匹無怨可報空長越王之頸所欲
易足肯折陶公之翼是嘗飴潭臯之粟來自塗脩之國者
耶是嘗為丁令威遼東來歸而以喙為筆者耶是嘗備三
茅君之騏驥出於胯下而耻為之役者耶是嘗以九轉還
丹之使賦之以鮑照而畫之以薛稷者耶汝苟知戴聖之
誚鸚鵡又焉取郭璞之笑螭蛇視瘦軀若蟬蛻獵太清而
天遊繫聽經之蝙蝠及坐化之獼猴儻釋氏後身之可信
未必不轉為仙聖之儔子寧不知趙鐵面成都之清

蘓王堂臨臯之樂充斥宇宙之大名陶冶江山之高作豈
留情玩物之謂皆適然而有茲鶴偶得之而偶見之初無
執而無著幾入右軍之籠雞解少陵之縛避迹遂成於故
事豈有心者之可學休於內者好龍而懼雲蔽於外者逐
鹿而迷嶽惟達人天觀碎千金之璧猶破釜曾不錯愕棄
三公之位而灌園固知其為儻來之人爵也而況於一玩好之
微豈於此而有適莫乎亂曰塞翁之馬失兮未必不為福
兮虎取驂以逸兮愈與暑俱吉兮青天無路可追尋一片
閑雲萬里心華表柱頭人去後更無消息到如今聊復磨
乎李遠之吟

李道士遇異人賦

鄞郡之東溟海之岸太白之山曰此鬼谷子左元放之所
嘗棲止者焉實出於古父老之相傳而吾何以知其然噫
指李為姓之道士歷此山而攀緣披榛斲藥扶石漱泉朝
挹丹霞夕嘯蒼煙似夢非夢茅廬數椽童子出戶長揖而
言曰汝豈非所謂登瀛者乎道士方恍惚而莫詮沉吟之
際緩步之間復遇異人羽衣翩躚擅雲袖而呼之汝登瀛
其來前蔭松覆柏狀菴肖龜厥廣三尺一巨金蟬駭聞見
之譎誑歛形體而跽拳既意喻而色授忽儻惘而變遷夫
三神蓬島是謂瀛洲秦皇漢武望洋而嘆旃蟾居月窟其

宮廣寒世之人徒想像流聞而已未有能拭目而窺觀者也嗚呼噫嘻使褒博者流立說以號於世曰吾遊吾神揭泗水升孔壇手獲紉履耳聞鳴絃肩拍由求目接淵騫則豈不大喙而見鑄乎道士之為學也談虛說空探冥冥窮玄玄無鬼而為有鬼無仙而為有仙非有倒傾九河之辯舌曾未易與之相磨研也則不若一付之於滑稽與夷堅抑此道士之厥祖嘗翊靖而相笑碧玉環之世胄耿青史其蟬嫣又何異乎薛忠惠之孫見嘅於老學庵之編然則視耕稼鄭公在者則猶賢矣焉知其終不丹成而登天

松鶴詞

并序

世之植物如槿華朝榮暮悴而有千歲之松動物如蟻蟻蝓不能瞬息而鶴亦不啻千歲是故方外之士貴之今夫松下苓上絲堅貞傲霜雪蟠屈肖龍蛇清吹搖動常聳然於塵壒之外鶴青田之種華亭之唳故仙人相之有經輕舉之士跨之以遊四海者也今之寫真者必喜繪羽衣綸巾之徒徜徉松鶴之間唐人有詩曰祇應松上鶴便是洞中人言其標致之相似也又曰養雛成大鶴種子作高松言修心鍊性之人可以長生久視能與松若鶴俱壽也杭宗陽知宮天台陳悅道其門弟子稱為松鶴真人長身而一貌言理而神閑為之詞曰

千桃李之穠華兮不如我之孤松彼眩三春之朝露兮我
專一正壑之風聽此以洗耳兮又何有乎牛關之聰百鸞
啼兮萬蝶舞不如我獨鶴兮離徙其羽顧月池之在地兮
各以影而自侶九轉砂成兮鶴項同丹我鬢不凋兮松鬣
長青何十八公之為夢兮胎僊夜鳴醉魂醒亦貞其心兮
亦癯其形與我作朋兮俱千齡

愛蓮堂雙蓮賦

為泉州市舶唐
提舉伯榮賦

天地始判太極兩儀曰一生二老氏講之九厥草木始生
之時一芽兩葉一核二枝豐年之瑞民乃無飢乃一稻而
二穗乃一麥而兩歧一花而結雙梅加以鴛鴦之號一笋

而挺雙竹誇夫鸞鳳之姿毀譽不常俗言庖辭甚者沅陵六
榴酒泉十奈總一蒂而稱奇而又僻壤遐域未易究知我
則謂兩手十指同一肝脾人惟一心而兩鼻兩耳兩目兩
眉蓋此身血脉貫通則一為兩本兩為一用可以類推物
格於和氣而秀異則一者雖殊至於萬而始於兩而所謂
兩者終於相合而不相離乃象天下入中國之磁基也繫
茲蓮之獨柄兮其端並花而匹實一荷葉之所依兮一藕
根之所出初紅藥之交艷兮陋對鏡之新粧玉連環而不
可解兮尋角立其青房羅襪生塵金屐步兮前若後其芳
躅泮吾膺而不悔兮肯媚匪人之足彼釋子之寶宇兮

三其座而跣跡辱於次且之賢兮寧合志而霜枯牽牛織
女天有星大孤小孤地有山伯夷叔齊採薇嚴間人亦有
之曰若是班耦嘉競葵儷美抗衡鄙爾叔孫魯國兩生廣
受之退勝舍之清元方李方難弟難兄機雲靈暉調翹詠
英三王勃勳五竇鞏羊奎聚之後復有二宋二蘓而二程
持是以才茲蓮之菁菁蓮若曰可者吾與之肩隨不可者
將莫吾之敢京也矧愛蓮之主人兮甫其字曰伯榮觀南
海之縑貨兮忽中輟乎宦情曰畫錦其有日兮隱胥濤之
故城築圃環夫菰蒲兮汀洲恍夫臨平羌叔出而季處兮
極嗟予之至誠篤友于而共被兮快不推乎紫荊異然其

而煮豆兮肖在原之鶴鶴感菡萏之效祥兮各其萼而共
莖三槐多一兮媿厥茂五桂減三兮同爾貞亂曰騷翁墨
徒詳葩嘲卉或繇或條同心連理脂塗粉傅婦容是擬我
獨不然削冶刑膩娥皇女英弗取為比而况於二趙二喬
之瑣尾者乎故專以大丈夫賦茲蓮不然則何以謂之花
君子

海東青賦

大德三年己亥七月十三日

皇帝命榮祿大夫高公興為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
事五年辛丑二月十九日驛使爰來有海東青之

賜於杭之錢塘門外昭慶教場遺基築亭鑿池以養之
紫陽方回撰賦一首拜首稽首言曰

詩不云乎涼彼武王變伐大商羌削平乎江南一四海
而康莊既

聖神又

文武兮仰於赫之

先皇詩不云乎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大元亦有其人兮森天矯以騰驤亦非熊而非罷兮視周
室而有光詩不云乎假樂君子率由舊章維

嗣聖之龍飛兮儼四方之紀綱宜安民而官人兮受福祿

兮無疆詩不云乎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茲舊人之是用

兮闢四門而排闥奮羽翼而橫絕兮鬱留皓其相望縈

海東青之為物兮產倭兒之殊鄉氣吞鵬鯨兮鷲百鵬

鶚眼流星而掣電兮勁翮刷夫秋霜遼東之東兮一夜

渡海教千萬里兮頃刻翔彼天鵝之峻極兮磨日月

於九蒼青一舉而直上兮擊其腦而流漿鵝有時而亦

點兮欲落地以潛藏青三左而三右兮徑殞之於沙場

萬騎睨其墜處兮羣駿奔而取將極腴甘之可口兮匪

人臣之敢嘗供

大重之

御膳方曾不數夫駝羊

萬乘躬幸於獵藪方撮玉鞍而飛驢驢相此青之爪若紫

方猶忠臣烈士之材良

天厨饗飼之

禁御方珠臂鞞其顏行

國家賴英傑之力方其報亦有以異乎尋常倚我足翁

武烈傳芳簾垂元祐族大以昌克佐

聖元紀於旂常南斗之南窮夫海洋千百頭其鱈魚方迎

公舶而徜徉九天戈之所指方威振武夫人荒沐雨露

以潤澤方胥枯起而槁昂占臘而閣婆方俾悉梯而

悉航歲在辛丑春日載陽乃錫此青來自

上方寺扁昭慶門出錢塘乃毓此青類肥臙脚不築夫

亭之高方何以為貴之煥不鑿夫池之深方何以為青

之涼萬品植以名卉方千株培以垂楊纒洞底之甘橘

方挺媚川之修篁有梧桐松檜柏方有芋蔗茭菰薑有

蟬蜂蟋蟀而蚨蝶方有鷗鷺鴉鵲而鴛鴦鹿麋羔犢騾

驢馬方草為枕藉藥苗為糧蝶蜺鼈龜鰕蟹蛤方鱗鱖

鱔鮒鱸鯉魴環七墩而鼓舞方萬頃浩其汪、匪娛已

以自樂方縱遊觀而豈遑敬

至尊之所賜方方寸咫尺乎

巖廓念此青之號海東兮越十洲三島之渺茫豈三足
烏之精氣兮鍾異稟於扶桑日本歲以充貢兮尾高麗
扶餘而樂浪自元貞而大德兮紹
烈祖之追相厥契獻于西旅兮來白雉於越裳致獅象於
吐貊兮舞虞廷之鎗鎗斯物取其擊搏兮節鯁直而性
剛精衛欲填夫海波兮均之驅眇而心長貂之微兮能
入虎耳化龍之蛇兮鶴乃可戕天生一物兮制夫一物
後有孤矢兮前有豺狼想此青之大志兮吸擒月蟾而
醢其腸

君賚臣兮有深意臣報

君兮永無央食吾芹敢獨美兮宜一飯而不忘亂曰始浚
西湖者李公泌續廣西湖者蔡公襄白公樂天之井佛
西家德水蘓公子瞻之堤召伯兮棠與我高定翁之海青
亭五賢姓名千古春香

銘

書隱齋銘并序

天日山洪君起堂求文識其書隱軒紫陽方回謹言君家
先大父端明公平齋先生寶慶初為濟帥事斥史彌遠歸
隱於書者十餘年端平甲午遂出為臺諫第一人淳祐辛
亥回以左史呂公竹坡先生書謁君先父端明從崐先生

於在所時為考叨即兼直舍人院以煩言去尋入天目山
從之游館於至道宮時挽至飲席以所讀書字字行行指
示所謂肯綮節目教之一日座間偶及淮閩賈似道姦詭
詐譎持甚謂異日必誤國其先見之明如此世所不知今
世所傳公與賈不合在淮東漕之浚者非也公豈惟不合
於賈似道以前諸相皆不合也故以是難進易退而常隱
於書朝廷日少山林時多為一世正人區區者幸獲末第
則不可復見而公仙去矣大抵嗜美仕者必廢書閑居不
仕必有讀書之暇是之謂隱於書本無他奇說也銘其軒曰
太極儀象一畫其初積奇乾蓋 偶坤輿龍圖肇始鳥迹

衍餘縱橫上下左右實虛注

觀止偏傍燥如字從意造

文用言舒恒惟王播道心帝臚典謨淵述誓誥枝疎三綱
同軌六藝異閭姬田既耒孔歎攸鋤宰柄八設治經九摠
麟感仁獸鳩歌摯唯百王藥石萬世番畬周弗炎矣秦
乃藝諸金馬天祿玉堂石渠漢大蒐采唐勤補苴曹庠儒
館冊府仙居縹囊蘭揭細蛛芸儲服其黼黻佩厥瓊琚歌
虞褚薛賈董嚴徐從列訪問相臣詔除安世三篋惠施五
車負笈擔簦釋籟離疏刊削承亥改更魯魚化漸島卉俗
草戎鏃名達外史譯通象胥胡甘短製韓曳長裾避逃廓
肆憇偃却墟商嶺綺季蔡津溺沮簡編塞棟卷軸充廬經

耕子鑿史畋集漁道咀德嚼理吸義噓市與有虎穴寧無
駕豆芋糲飯韭菁寒菹是之取耳豈不偉歟相如駟馬浩然
蹇驢馬能免我孰敢侮予畏影滅迹刻名泯譽朱金糞玉
竹素璫璣筮曰未吉姑隱於書

月泉銘

陳深太博
陳著之子

四明陳汝資為婺州月泉書院山長將行紫陽方萬里為
言月泉之義以送之

泉出於地天一生之月出於天日光所為月之照物明發
於外泉之照物清在於內人之方寸其內至清至清無欲
其外至明則兼有夫月與水之光者也故月之與水能

照萬物之形而已而心之在我則能照萬物之理焉是故
君子之學莫大於養心子方子回以告子陳子深

密齋銘

劉晦叔密齋方萬里既為記又為之銘曰

時行物生機緘孰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老安少懷端倪
莫尋聖人之道惟幾惟深生而知之如羲皇易洗心不用
退藏於密學而知之如節之初言語為階曾是可疏性同
氣異理一事萬氣有萬殊性則一貫補罅空隙踈者密諸
矯弊採偏其惟敬乎密之又密以幾於聖變化氣質而純
於性爰在卦中卦在著中吾之心亦猶是也以應天下之

不明白而踈通

趙觀父石心銘

于與趙觀父邂逅于倪淵道之舍其自稱曰石心謂予銘之銘曰石之石木可以鑽金可以鑄火可以然溜可以穿夫何故石物也心之石不可鑽不可鑄不可穿夫何故心非物也方寸之中有孔子不磷之堅而孟子所謂浩然者也嘻其觀父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終身勉稱

謙山銘

易艮下坤上地中有山謙山高物也而在於地中高而能

下者也能下於人謂之謙是卦也六爻皆吉而彖則又謂一謙而四益予先姑之孫劉子申所居員山予名之四謙山且書而為之銘曰

若古君子維正考父三命循墻亦莫予侮彼其不然一命而舞山雖曰高高不至天地有高者臨山之巔謙歆盈歆吾子勉旃

普福觀鐘銘

宣授清寧抱一凝妙法師提點普福觀開山住持靜境居士周靜清築觀之十八年大德六年壬寅十月初四日甲子鑄鐘高七尺徑四尺有六江東道紫陽山虛谷居士方

田為之銘曰

非氣無形非形無聲天以氣運形聲風霆草木動盪山川
震驚海毓萬彙有蒲牢鯨蒲牢遇鯨厥音乃鏗鞀草為鼓
不打不鳴槌以打之在人手擊鑄銅為鐘不撞不轟人手
撞之響撼穹清十洲三島羣仙整纒大千世界弗夢弗醒
幽陰黑暗罔魄弗寧器而不用空有器名有以用之始為
器成特懸大器撞匪寸筵人手三合斯聳群聽紙之墨之
萬卷仙經度而不讀疇通仙靈氣也利貞聲形元亨學我
此道通誠復誠

東平張才卿謙齋銘并序

戒慎恐懼極恭致敬去高就下抱實若虛之謂謙然時義
有六謙之不同全卦大象又不同何也以全卦及大象言
之謙剝二卦皆五陰一陽而謙與剝三上相易剝之上乾
之剝不盡者也今退而來三故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濟互
坎也光明艮也剝之三坤上也今進而往上也故曰地道卑
而上行謙剝一移換之間損上之有餘故虧盈變盈害盈
益三之不足故益謙流謙福謙好謙其曰裒多益寡稱物
平施皆取象三上相易尊而光卑而不可瑜則專指下體
艮之三尊於一二艮止也所以光山雖在地中而卑然誰
能一就而越之謙之極致如此非以盛德居大位未易臻

此君夫時義六謙之不同則當以無位有位論九三陽剛
正而不中功臣之位也艮體之上知止則可韓彭英盧不
終光武功臣皆保其身先儒以周公當此一爻非吾儕所
敢望也六四相臣之位也其曰撝謙功臣謙於下柔居謙
於上一舉手間不敢忽則吉也亦非吾儕所敢望也六五
柔居尊位而險虛故曰不富惟謙也故不必富有力而能
用四與上之鄰在二不應或猶不服利用侵伐謂謙德之
至天下莫敢當也非人臣之事也上六居高亢之位其曰
鳴謙固有聲矣而內應於三私也虛象也實象則以之用
兵不可以大得志也然則吾儕為士則當用初六自牧之

謙自之為言自己之學賤而在下無事任無功業無可矜
伐戒慎恐懼如牧牛羊自鞭其後此吾儕之所當為也六
二鳴謙以謙著聞士之已仕而為在下之臣者也於五無
應則未必見知於君上三剛乘我則勳閹之臣壓乎吾上
柔中而正則上不干尊位近不阿權勢貞固自守中心泰
然此一爻乃東阿張君才卿平昔之事也才卿名宰相孫
仕中原嘗字民百里佐幕二府過江一為學官棄之今年
六十有二以謙得名信乎鳴謙貞吉者也昔吏今民鳴謙
貞吉未之敢希則姑為初六之卑以自牧者也愚讀易有
年茲不揆緝諸家之說求教於才卿而銘曰

君之學謙之初愚恭也窺無所為之謙也自克自治者躬
修已愈下愈卑君之仕謙之二愚昔也知有所聞之謙也
無應無隨守道循理不高不危學而仕仕而學行止以時
愚老矣不復仕則於初文之義退而求之

箴

進德齋箴

凡物必不可無名有可以一字名者其有不可以一字名
者則不容不以二字名易六十四卦聖人豈不欲皆以一
字為名然噬嗑中孚同人无妄之類皆以二字為卦名意
義貴乎足而無餘則名不容不二也人名州名縣名山名

水名城名鄉村屋舍器用名飛潛動植凡萬物之名皆然
士大夫齋名命意取義豈可不足實字而一言不若加虛
字為二言而足之也惟仁與義若可以一字名如仁人義
士云者若道與德以一字名則道人德士流於異端矣必
合如程氏之明道先生晁氏之昭德先生以上一虛字為
用力之地然後可儒者之學性命心氣當致其知單舉特
標曰性齋命齋心齋氣齋可乎抗人陳吉甫以德名齋予
友張仲實為作記其說固亦雅矣予謂德之上當加一進
字曰進德齋必如此而又如張文潛所作進學齋記以用其
進之之力則得其所以為德者矣仍為之箴曰

欲為仁人當居乎仁欲為義士當由乎義仁人義士成德之名居仁由義所以求進乎德而底於成猶之道也捐以道堂道字道館道室之號乃老子之所謂道耳吾儒則修道而後可以深造故昌黎於彼曰道其所道德其所德將合仁與義言之則進與修不可以不力

熙山箴

熙廣也心廣體胖可也自廣狹人可乎熙和也和順積中可也和和節可乎武林蔡君潭浚父魏冠褒衣周規折矩其居無山而勝曰熙山有山無山不足計熙之名義不可不講也人惟有一心而天理人欲異焉如是而為天理可

廣也不可狹也可和也不可拂也是之謂熙之善者也如是而為人欲而廣充之而和同之則其所謂熙得無不善乎紫陽方回為之箴曰
一字二義一心二歧一理一欲一公一私此疆彼界其間
毫釐曰廣曰和古以訓熙浚父之山熙以命之可廣而廣無自狹其當和而和罔敢拂而如秋宇廓如春日暹曠放迂濶浮蕩娛嬉此則不可宜克宜治靜養動察惟敬之持欽哉熙哉如之何勿思

一齋箴并序

伏羲畫卦始初為一畫蒼頡製字厥初亦惟一字伏羲之

一為奇為陽為剛為乾復配以一則為二為偶為陰為柔
為坤揉其一而圓之為天圓折其一而方之為地方降而
加之為兩儀為四象為八卦為六十四卦為四千九十六
卦而萬萬無窮焉一實為之祖也蒼頡之一橫其一則有
中有東左有西右縱其一而交之則為十而中心為中東
左西右南上北下四方之位判焉加以四圍則為田而井
田之制出焉帝王建國其中為都臣庶立家其中為堂而
負北嚮南左龍右虎之制出焉近之為尋丈遠之為千里萬
里萬々里無極焉一實為之主也然則伏羲之一即蒼
頡之一而一畫之始一字之中乃天地人之心歟雖然論

一之形畫與字是也論一之理心是也心之一敬是也誠
是也敬之終事為誠誠之始事為敬故惟清惟一終始惟
一協於克一聖賢屢言之至近世諸大儒有云主一之謂
敬無適之謂一而又云不貳以二不參以三盡之矣故一
分造化心起經綸君子以為名言吾州祈門友人汪君元
卿其祖母吾宗伯吏部秋崖方先生之姑其姑嫁秋崖先
生之弟生子貢孫與予同壬戌榜其從姑嫁秋崖先生壬
辰別頭甲科文章氣概名天下元卿學問有所自來比卜
寓居於金陵之北門扁曰一齋予輒以此發其一之之義
而歲之至其依郭負村穿池築圃山奇水異竹茂樹密風

高月朗烟化雲變之狀予尚能一詣其所為大篇以賦之
歲曰伏犧之一畫卦攸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皆根諸此蒼頡
之一製字所起二三四五十百千萬俱出於是字即是畫
一即是字一字中間天地人心厥象著矣聖安而行賢者
克己不左不右不南不北不偏不倚執中傳心敬耳誠耳
以此求仁以此貫道以此窮理天以一燾地以一峙人保
比一方寸之內統粹精美變化百為酬酢萬事苟以不一
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於斯一齋左圖右史一在齋乎一在
心乎告于汪子

古齋箴并序

孔子定書始堯舜皆曰若稽古則此所謂古在堯之前至
繫易推言伏羲神農黃帝又曰上古穴居結繩則此所謂
上古又在伏羲之前即堯夫經世書堯即位甲辰至今壬
辰僅三千六百四十九年耳數兩算沙古事何極而况堯
以前之古乎經世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一萬八
千年為一會三百六十年為一運三十年為一世堯之生
當已會一百八十運之末去混沌始分之時已六萬四千
八百年其果然乎漢書謂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
二千一百九年又謂漢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

百二十七年宋有一家星書謂土元甲子之歲日在虛宿四
度距景祐元年甲戌積一千十五萬四千九百五十年劉
道原通鑑外紀則謂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年以此
數書相較皆不可強合然則堯以後年數可考堯以前年
數不可考以孔子定書繫易之意為法古之可以細考者
自堯始古之可以畧考者自伏羲始伏羲以前之古鴻濛
希夷先儒盤古之說自不一端其莫可考也夫其亦不必
深考也天濟南張君受益嘗以喜聞過名其齋予為之記
又別為古齋以扁其燕居之室而求歲焉予再四叩其說
則曰吾之所謂古不如是拘拘於年數之間也顧吾之好

古有三專心致志者得之讀觸目興懷者得之游寄清寓
意者得之玩古莫古於書籍易起一畫書首二典詩美刺
春秋褒貶吾精覽熟復以此四經為據決諸子諸史諸集
之醇疵是非三禮惟儀禮古而不完周禮為劉歆竄改禮
記雜漢儒言不純古近世朱氏四書吾服膺焉以窺閨洛
之正傳異端邪說莫我敢伺庶幾見古人大旨此一古也
得之讀者也非專心致志不可也古莫古於山川過鄒魯
而知孔孟萬世永賴登泰山而想七十二代之封禪與夫
秦侈漢誇今皆安在堯平陽舜九疑禹會稽后稷公劉豳
邠文武豐鎬吾求其風聲而究其所以治周九鼎輕而七

雄並馳夕陽亭一言而十六國迭起六朝宴安於江沱五
季借竊於遐僻吾臨其戰爭之場而弔其所以亂齊景公
不如西山之餓夫爾朱榮不如湍石之嚴子勿拜之木不
唾之地其骨朽其名芳此一古也得之游者也觸目亦豈
可少哉至如古器物之好則王通嘗失言焉其言曰古之
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器器可聚也道如之何而可
聚先儒固以此譏河汾之不知道矣聚器之弊世誠有之
古王者有天球河圖赤刀琬琰離磬崇鼎諸侯有夏后氏
之璜封父之繁弱以為鎮國之寶後世不復知此陳庭之
矢汲冢之簡岐陽之鼓豐城之劍以資博識可也韓宣請

環於子產魏丕求玉於吳質顧凱發羽化之驚桓玄輟寒
其之設則少慙矣故蘓眉山於石幼安之畫苑王晉卿之
寶繪堂直以為二子之病作記以諷之浮化閣帖黃長睿
疵其半偽宣和博古圖洪景廬笑其多訛近日法書名畫
以木刻御府名家印罔利於市自宋元章已為無李論而
所至山水圖輒以為真李成吾於此別其真贋博觀約取
度藏一二時出閱之朋友取去亦無顧惜此又一古也得
之於玩而非玩物喪志之謂亦吾情之所寄意之所寓而
已非真有所執著於其間也然予深知受益之為人當於
古人中求耳曷古心行古道於古誼尤高急人之私如救

焚溺揚人之善如甘飴蜜又有在於三好古之外者顧令人未盡知也箴曰吾其聞也
古書籍兮吾其讀朝明窓兮夜殘燭嚙嚼雋水兮梯高丘感慨惻愴兮嗟吾昨古聖賢之蹤可追兮吾捨是其將焉求古器物兮吾其玩罍離耜益兮析豫楫渙吾聖師觀於廟兮感歌器而永嘆苟貪多而闕靡兮則未有積而不散蘭亭之闕於辯才兮不知一旦有蕭翼也世已無昭陵之真迹兮又焉知復有定武之石也形而下者有盡形而上者無窮無窮之古撐腸飲胃有盡之古盍相與一笑付之太空之風

勉齋箴
易稱伏羲神農黃帝書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暨周衰而有孔子自天地開闢以來歲年亦久矣生靈亦衆矣而人之得號為聖人者不過此數人而已惟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生知而安行者也下聖人一等則必擇善而固執學知而利行故論語一書無非聖人所以勉學者與夫學者自勉相勉之言今之人既不能自勉又不能交相勉間有一二能出一語以勉人則或者聞乎勉已之言深以為諱如是則甘於自愚而又相率天下之人皆為愚人而後可也潤之金壇張君光遠德禪其先高祖本濟南人是為

南渡文簡公諱綱名臣也。今德輝以勉名齋。與黃文肅公之齋名。適同古之命名而同者多矣。於齋名乎。何嫌紫陽方回為之。箴曰。騏驥之不行。兮不如跛鼈之千里。荆軻之猶豫。兮不如蜂蠆之有尾。飢食渴飲。人禽同兮。所不同者。精義而明理。辟穀服氣而長生。兮。寧朝聞道而夕死。并九仞而不及泉。兮。山未成一簣而止。浚之深而崇之高。兮。亦在乎勗之而已。生知上聖。固懸絕兮。抑堯舜與人同耳。愚可明而柔。可強兮。毋自咎乎。質之不美。噫。美質故易得兮。唯至道其難聞。學者之用其力兮。非苦骨而勞筋。初旁收而並蓄兮。博載

籍而窮典。墳外資師而取友兮。內細繹於心。君又繼之以明辨兮。羗縷折而毫分。四者至而誠不篤兮。將無墮於虛文。致其知雖多途兮。望聖涯尚其無根。惟力行以終之兮。在克艱而克勤。嗟予求道之荒唐兮。夜若夢乎壇之杳。覺而發其遺編兮。童讀之雪領。自說樂不愠。至知命兮。垂萬世之深。做聖所以勉乎人兮。庸可求仁而僥倖。顏拳於四勿兮。魯攻致於三省。賢所以自勉兮。尤務理直而欲屏在子張之十九兮。或交勉之五請。蓋苦口起死於膏肓兮。而甘言平地之機穽。嗚呼。噫。嗜物則東。彞兮。人而不仁。今之淺夫兮。以藝自珍。小教狎物兮。大閑喻身。擇術未

謹兮立言未醇眩耀夸毗兮張皇鋪陳一語規之兮作色
怒嗔不勉而中兮惟古聖人汝不自勉又不欲人之勉已
兮是之謂橫目之凡民

觀省齋箴

善於觀天下之人不如自觀動於省天下之務不如自省
是謂近觀內省觀猶淺也省則深矣是者如此非者如彼
或善或不善觀而見焉故曰觀之力猶淺也是者吾充廣
之非者吾克治之必為善必不為不善省而擇焉故曰省
之力則深矣此聖門心學也三衢毛居士頴此觀省名其
齋紫陽方曰為釋其義而寓之規曰

心之未發鬼神莫窺寂然不動罔云罔為君子於此奚力
之施敬以直內儼然若思心之既發夫去川決川不有防
矢不有括十目未睹獨見而察慎其獨也古之心法我觀
我心幾微之間我省我心非有二天視其所萌審而後安
此所以樂行憂違而德淨理完者歟

稱隱齋箴

吾友江君巽元讀書之所曰稱隱山房因為其齋作箴焉
物有輕重事有是非才有高下量有廣微銖兩千鈞拱把
千圍或塵而眇或嶽而巍了然吾心不露其機鑄此之扁
鍵此之扉以區別品藻莫之敢違而所以抑揚低昂亦莫

或窺吾之幾也此聖人之能事而賢者之所希蓋取舍與
奪默識于內而減否毀譽罔顯于外能隱而不能稱則表
裏一歸于聾瞶能稱而不能隱則黑白察者亦非所以
避憂患而遠害是故自臆貴乎明而言論褒貶不可以不
晦噫此巽之所以行權也在昔繫傳九卦三陳巽以終之
此一德也以處事接物待人自履至井有八德焉先以此反
己修身八為經以窮理而盡惟一為權斯精於義而熟於
仁不然計賈而已耶豈不能用權較錐刀之利卒為凡
民

熟齋箴 并序

天之生物時至而熟百穀百果加灌溉之功焉則其熟也
為尤美人之食物用物資於人力而熟烹庖牲牢煎醢魚
鼈醞曝酒醬調脯鮓醢煨煨糝菽芋栗熬煉脂膏密飴炮
炙附烏芥苓鍛冶金鐵銅錫煮冶絲枲縑素矯揉皮革筋
角得其所製之方所造之術而劑量斟酌之則其熟也為
尤精其有習於當世之一能一技而熟者古之人如伯牙
之琴由基之射卽之斤扁之輪疴僕丈人之承蜩庖丁之
解牛扁鵲秦緩之醫季主唐生之卜以至近世張旭之草
書裴旻之劍舞米嘉榮之歌韓擇木之棗李陽冰之篆吳
道子曹霸韓幹之丹青董元李成范寬之水墨諸葛鼠

躡之筆李廷珪潘谷松煙之墨皆造玄極微以名於世雖
通日兵火更草善書善畫善弈善算善方脈善占驗善說
虞初九百亦往之不無習熟之人而予嘗評之矣熟天之
生物而至於美有人焉畦叟園下能之熟人之食物用物
而至於精有人焉竈爨老媪市井淺夫皆能之熟當世之
一能一技而至於造玄極微亦有人焉然未必皆吾儕士
君子之所可能也苟如此則吾儕士君子之所熟者其將
果何事耶潼川楊廣文剛中以熟名齊紫陽方曰為箴以
遺之蓋以明夫學聖賢之學者其所熟在此而不在彼也
箴曰

德成而上士而熟其所當熟其不為聖賢者幾希藝成而
下士而熟其所不當熟則將無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雖然
熟於一藝閭閻之人足以養其身研於性命道德之學而
熟於仁乃不免顏原之賤貧嗚呼吾寧熟於此而賤貧不
願熟於彼而為閭閻之人

齊希說道存齋箴 并序

格物而物格致知而知至上用力下見效也齋居希說以
道存名其齋其義甚大若曰存道而道存可乎飲食起居
道未嘗不存百姓日用而不知學者欲用力以存道而見道
存之效非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視之無形聽之無聲

然道亦不在器之外老莊氏以道德而毀棄仁義以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為道而不以日用常行為道似乎以有形有聲為累而欲返求乎寂滅恍惚歸於無形無聲所以齊彭殤一死生吾之所謂道當然之理必見於事本然之性必發於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立於天地之間而萬世不相紊者道在其中也希說於事之所施行察焉必不違乎當然之理於情之所著見察焉必不戾乎本然之性由人已俱不睹不聞以至於已獨睹獨聞一以敬存其心則可若乃泛然立名謂吾存道而道存則渺茫闊大無所據依憑藉以為深體力踐之地彼異端所謂孔子見

溫伯雪子不言而道存者無其事後世禪學有此吾儒烏有是哉此之存亦非彼之存也故為詩以箴之曰
我飯一盂我飲一觴我衽我衣我寢我床適口安體弗喪厥常道在於斯罔有不臧事君以忠事父以孝夫婦閨門朋友學校兄友弟恭是謂五教契為司徒上行下儆日用常行道無不存不於克明不於桀昏視聽言動此以物言四非四勿乃以則論曰情之性曰事之理曰物之則顯用微禮匪珠匪玉可匱可匱我存我心敬而已矣

同平樂山遜齋箴并序

遜一作孫順也易云巽入也曰巽德之制曰巽稱而隱曰

巽以行權其義與而博文王三陳九卦之終事未究也音
同乎巽而字別曰遜則其義止於謙退不競而已士之務
進彼者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然順而遜亦可以為成人矣
濟南馬君名克敬字順之而又以遜扁其齋其將以造於
易之巽者乎紫陽方曰為之箴曰
儉而不奢之謂遜崇禮之步障不如平仲之豚肩也退而
不爭之謂遜陽勒之漚池不如伯倫之雞肋也謙而不伐
之謂遜季路之率不如趙文子之哂也恭而不敖之謂遜
原壤之夷不如正考父之倭也名曰敬主於內遜之根字
曰順行於外遜之文於斯扁齋曰遜入聖門然則上天下

提刑與回同庚丁亥今年七十有五子成甫典刑議論眉山之叔黨而仲寔乃先生之李漢云

送白廷玉常州教授序

河圖畫羲皇之儀夜鬼哭蒼頡之字人文生焉公農暨黃氣變時殊文以大備聖賢以是設教於是有孝為至矣之孝顧開闢以來禽能巢獸能穴蛛能網蚕能蛩蜂能密蟻能埳無有授之方法為之模範者而智運巧幹得子天之自然人灵于彼而乃棟宇衣裳耕植炊爨与夫鈇力簡策之所刻著鏤述皆有待于圣人矣人手指口付而謂之教而後以心相傳謂之孝豈人心有所窒及不若羽毛鱗介

之通乎今夫上教下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諸圣人至孔子而後世无復有孔子臯夔稷契伊傅太公望散宜生召公畢公顏閔由夏游求貢張曾思至孟子而後世无復有孟子均是人也均是心也而今何以不如古欤豈後世之士無教不孝而習皆足以奪其性歟孔早管晏孟闢揚墨而後世之小器異端駢肩接踵未嘗絕也大抵教訛而孝舛老子謂有物混成光天地生裂道器而為二謂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幾二千年無敢之改者士不孝也列子謂有形生于無形本是偽書張湛註太素質之始以質為性力侖楊朱言皆無根間有非之者矣而不深斥之士不孝

也莊子以無言道老列鼎立力詆孔子或者乃謂陽訛而陰尊之晋束四帝蒙塵根于耳周之書奪世虛誕者犹宗之士不孝也荀子以性為惡礼為偽胎焚坑之李斯揚子謂性善惡混尚清履作符侖媚篡弒之王莽王通氏偽中說繆房杜王魏非其門人偽立經僭世謂六籍奴婢近世六以出場屋論題真孝者之大不幸也是故以老註書以六典傳尚書以三礼箋詩以司馬穰苴兵法釋周礼以災異讖緯說春秋以鄭衛淫音制樂以孫吳詐計用兵以知覓姑息言仁以穿窬壑隣言智以證父乞隣為直以避兄離母為義友經為權足恭為敬坐并為明抱柱為信放魚

肆欺狩鱗寡識指鹿愚君鳴雞罔吏無教不孝之禍極矣
漢董唐韓明道正義之策原道原性之篇超越諸子斯教
矣斯孝矣然未也宋儒歐陽文忠公文章第一范文正公
事業第一司馬文正公踐履第一然亦未也王半山申韓
而佛老者也蘇長公儀秦而佛老者也黃與陳李杜而佛
老者也其人品非不高而道則皆未也然則人心之天可
泯乎世無復孔子矣豈無復孟子乎孔孟之不傳有人焉
其求諸極圖通書定性傳易正象經世之作乎雖河洛門
人間有雜於禪者幸楊龜山得之程而延平傳朱文公五
峯傳張宣公幸呂榮陽得之程而家李傳小東萊呂成公

宣公成公年不及艾文公雖罹黨禍其所著書與周元公
以來諸書並存植綱扶常之教率性立命之孝萬世有賴
黃勉齋蔡元定羽翼其教斯學也李公晦年譜陳安卿字
義發明其教斯孝也真文忠公集及大孝衍義讀書記類
聚言仁學也魏文靖公集及九經要義十七家周易集義
孝也捨是而他近世解省經賦非孝也宏傳制詔非孝也
趙靈秀劉潛夫之詩歌非孝也陳同父葉正則之議論非
孝也陳祥道鄭漁仲之類聚非學也晏叔原秦少游辛幼
安姜堯章之長短句非孝也張子韶以至二陸揚袁直入
頓悟祖磨宗能非孝也草木虫魚訓詁非孝也江湖鳩鶴

形教非孝也塗亞為戲軋茁為工震寒孔洪為癘皆非孝也清博紹熙豐京下誤宣靖秦檜和仇侂胄開邊弥遠廢立清之出師似道公田閔樊欺孤弱寡趨而和之參樞侍從皆不孝之小人也嗚呼人心其果不古乎穴視君臣啣蘆兄弟人而返不如物乎聖矣之教不明而小器異端之說勝正孝屈而曲孝伸所以不治多而治少者此也錢唐白君珽廷玉為毗陵廣天師教生學必出于正予知其可與言者也傾平生所得與之言俾以是淑其徒豈惟行之一罷雖以用天下可也

送張仲實宜具州教序

嗚呼三代以前其孝一而已矣自伏羲以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後顏魯鬼孟一而已矣何謂一曰乾何謂乾曰健何謂健曰自強曰不息於穆不已而純亦不已故曰一而已矣心天心也道天道也心無二心道無二道心即道也即心至于後古乃有所謂遊說縱橫之孝奇正攻戰之孝道德清靜之孝法律刑名之孝兼愛為仁之孝為我為義之孝行險僥倖之孝索隱行怪之孝幸而今之人賴先儒教誨通知其非漢之孝昌熾飛揚莫如舜滅之孝深玩之者自謂高玄嘗試之者尚迷斷決絕近世儒之孝盛矣顧乃大同小異有訓詁之孝有典故之孝有詞章之

李有吟詠之李有字畫之李有音切文李有駢儷之李有
宮祉之李通乎此不通乎彼精其一不精其二淵乎懿哉
有所謂性理之李則未聞有披襟而任責者或林藪有之
而有之未之察也或聞予是說則迫而問曰性理之李由
何門而入予曰太極圖近思錄第一象也朱文公先生四
書魏文靖公十七家大易集義此皆李者所由入之門也
而又嘗先以健為本曰健曰自強曰不息敬而已矣畏而
已矣肅而已矣嚴威儼恪而已矣戒慎恐懼而已矣張仲
實樸為室與教授與回交遊近三十年其李由粗入精捨
菁華而締果核全性達理未艾也故其行書是以贈之

送順昌張童子序

易繫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童子而謂之神豈陰陽不測之
謂乎又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神童子之謂神豈利
用出入之謂乎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童子之謂神
豈聖而不可知之謂乎曰非是之謂也一字而數義一名
而數意深淺高下差殊不同兩漢稱濟南終童江夏黃童
至唐書劉晏始稱神童而宋史于晏殊亦以神童稱之通
鑑外紀稱神農氏神而化之童子之神非炎帝之神也惟
黃帝本紀稱生而神灵弱而能言索隱註謂子未七旬曰
弱未合能言之時而黃帝能言所以為神異矣然則宜借

索隱註神異之字以目童子之神可乎劉晏殊以八歲能文號為神童亦異童之為耳今南劍順昌張昇年十餘歲背誦九登賦五言絕句亦可豈不謂之異童乎讀陳已集送邢居实序引論語闕黨童子習黎集張童子二事則知突而弁弓夸不止于童而已矣古之夸体必有用故曰休用一原顯微無間近世不然本末首尾乖離并决向上之夸理不貫事、不根理裂而為二最下之學詩不能文文不工詩裂而為二記問有餘踐履不足裂而為二甚者昧蒙養之大本逞蠱幹之小才脩身治人裂而為二童子其亦知之否歟不豈可不以前輩大老為師而講之歟耳

聰目明知之易神疲精竭行之難知行双進求夫畧小是歟非歟予之言多僭也而有益于童子之終身忽之歟抑取之歟

笑先天後天易詩序

易文言乾九五之大人先天而天弗違後言而奉天時紫陽山叟斷之曰我欲如之天從之先天、弗違未來之天也天已如此我從之後天奉天時已往之天也易有太極一章以天与聖人双言之未分先後上天之道聖人之心皆有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生四象陽陰為春夏秋冬生八卦上天之道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聖人之心健順動靜陷

麗止說為中正仁義未可謂天與聖人有先後也幽贊于
神明而生著此一句言先天之弗遺參天兩地而倚數此
一句言後天奉天時或謂制器十三卦伏羲之時未有網
罟已有離未有書契已有夫先天易也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後天易也堯曆象閏定
四時先天易乎孽尾東作希草秋成後天易乎舜璿璣玉
衡齊七政先天易乎二月東巡八月西守後天易乎孔子
其或繼周百世可知先天易乎天何言哉予欲無言後天
易乎康節邵先生神交乎伏羲之易著皇極經世書用
加一倍法圖轉宇宙曰先天李其運行不已光明無窮變
化叵測代謝弗替之妙貫已往未來之天于掌握嘗教人
云堯之時先天也堯之後天也後天乃效法耳謙復歐
陽君子文善推人命以予之生辰流年立天先後天大象
小象卦以評之諶論可喜七十八老翁久無求于古君之
術自成一家則深敬之不敢忽云

送仇近仁溧陽州教序

昔之仕也難于仕而易于達今之仕也易于仕而其達也
則難何謂難於仕而易於達天下三年一試秋闈數百人
取一人三年一試春官百人取六人餘有待補太學生外
舍內舍而春官取中人同到殿試前三名謂之狀元榜

眼探花而釋褐兩優上舍恩例視殿試第二三名凡三年
賜綠袍不過五六百人耳入仕何其難也然廟堂有知己
則為臺官為諫官為文字官為左右司檢正官今日侍從
明日樞參以至宰相甚易而不難今之仕也何謂易子
仕而難子達忤校之士自縣教諭為山長忤正一任即可
入路府州教授以入流路府州縣諸司存吏以年勞為吏
都目提控考滿則外省咨內省以入選軍功隨軍此不必
論似乎入仕之甚易但自縣尹而上以至總管則極不易
得內之六部集賢翰林紫樞黃閣未有敢垂涎之者吾友
山村居士仇君遠仁近受溧陽州教年五十人矣歸附垂

三十年始得一州教則有其難於仕也仕之難如此而况
敢望夫達之易乎仁近詩名滿世自有垂百世而不可朽
者仕之達外物也何足控搏而芥蒂回訂誦所聞以為別
贈

虛谷桐江續集卷之二

紫陽方君回不萬里

序

後樂集序

三代而下宇宙有離合之異人才之消長亦於是判焉周
之季也離為戰國至漢而復合故漢初人才與七國不同
漢之季也離為三國兩晉南北至唐而復合故唐初人才
與齊梁陳隋不同且如五代之亂極矣汴梁一旦混一則
人才亦與八姓十三君時不同然合之愈久則人才又與
始合之初大不同蕭曹韓彭房杜英衛經濟之相戰鬪之

將固甚盛矣猶未也漢至文帝始有賈誼唐至高宗始有
陳子昂沐梁至慶曆始有范希文痛哭流涕之疏過秦之
論在董仲舒之先感興之詩在李杜之先服中所上萬言
書在歐陽永叔之先學問得聖賢之緒而文章章衰世之
風各為一代宗主自此三人者始今日之天下合亦久矣
將相豪傑志於功名之士為不必及論道德學問文章之
士僅得數人而老山張公其一焉比獲讀公近集名曰後
樂豈非有志於范希文之所為乎蓋賈陳范三鉅公所論
著皆憂天下之言而公所作亦多憂天下之言雲南西夏
遼東人所憚徃公寧輕其軀不輕其官故奮死喪戚嗟悲

慨弔蹇豎孤屨形諷詠其忠襟義概若此天下之憂人所
不憂則吾先之天下之樂人所欲樂則吾後之此公之大
志也詩格律高步驟闊骨骼崢嶸神采飛動學問文章追
前修而開後學其在斯人乎其在斯人乎公燕人名雲鵬
字鵬飛嘗為監察御史察訪外臺彈治大吏風采猶業
云

夏推官仁五設星詩序

古之知星者觀天象而知人事所係甚大故巫咸甘石之
占至晉隋書天文志而備以李淳風為之也至天象新書
而大備以奎運方陰諸館閣老儒為之也今之知星者民

間有三辰通載之書日月五星七曜之外又有所謂紫亭
羅計無象之四曜總為十一曜以推人命貴賤吉凶而已
其學出於里巷至為微瑣故褒博者或羞之漢太史公有
言文史星曆卜祝技藝上以倡優畜之近制挈壺保章靈
臺之職異其官稱不與士流齒夫觀天象知人事所係甚
大者其待之猶僅如此則以十一曜推人命貴賤吉凶至
為微瑣者又將如何此所以挾星術而邀公卿之門動輒
有剛趾絕弦之嘆非歎雖然果儒者也要自與常人異高
辛重黎放勳羲和其來久矣如司馬遷八書天官止其一
耳其博物洽聞非申須裨竈梓慎卜偃子韋史墨之徒可

得並也柯山夏君仁玉瑞卿本里選佳士其卿先達徑畝
徐公甲辰省魁書時文能疊疊調之前後場屋經賦魁作
亦皆能品藻其然否早題鴈塔可齒鴉行而不得已以星
術鳴故予贈之詩曰舊業三元賦新功百中經謂其術乃
儒者之術非日者之術也予嘗為之說曰江湖間人一藝
足以自養使胸中無古今筆下不能五七千百則雖真卓
逼王鐘謂之書傭丹青妙顧陸謂之畫史瑞卿知星乃今
之季生君平非索隱太玄之君子其何足以知之南北名
人詩存其佳者為之序

送余希則詩序

己見徐徑畝
太極講義跋

柱笏亭詩序

古笏有玉象魚須竹本之異人臣於君前以備指畫又以記事造而敷之退而行之懼其有所遺忘而實又以肅手容也晉宋以來謂之手版王子猷不顧府公料理之問以此拄頰直視西山謂朝來致有爽氣高懷雅趣不在於區區名位升沉得喪之間而在乎泉石之濱林樾之下烟霞猿鳥之外斯人也豈可以典午氏清談者流少之哉燕玉泉山之南十里金水河前翰林直學士兵部郎中羅君漢臣家焉昔者年未四十上鑿坡直隸省去要路可一武耳乃作亭於家以望燕之西山名曰柱笏退食之暇必相羊

乎是而有去官之心既而果棄其官十餘年不復調今夫有官君子之身乘之以軒輿戴之以冕弁束之以紳帶佩之以印章華之以綃綬亦榮矣導之以旌幣呵之以甲卒擁之以騎吏手之笏其榮身之一物也庸人淺夫傍觀乎貴公顯卿之備是物者則必咨嗟羨慕以為榮而不知宦海名途波濤險阻出於不測亦坐是教物者以致之當是時欲去教物而不可得不愛若微纆絙桔之纏其身也何榮之有故有叩天子之度曰還陛下此笏者有作為韻語曰抽手版還丞相者漢臣其有見於此非歎雖然無長往之理古之去國者賜玦即去予環而還使可以乘紳正笏

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漢臣焉得辭是亭也前參
知政事左山商公孟卿書扁中原詩人題者多矣紫陽山
人為之序自四天子之氣日數到不此也其生也有位於時而無以及乎人庸人甘之君子恥焉其
歿也無足以利其子孫而有可以傳於世惟君子能之庸
人不能也予友陸公太初登寶祐四年進士第當開慶景
定咸淳德祐之間六任選僚改官一作縣兩遷京局以死
勤事僅得一外府丞時則前丁後賈濁亂天下戚宦暫御
之所盤據工技胥隸之所依憑無功之庸將不才之狎客

狙駟妾婢之執政侍從臺諫權薰勢膠相視自都而材碩
俊茂如太初曾不得一齒朝紳之後此於太初無足憾者
太初之歿今九年矣田廬尚完孀孤子立予訪其家得曉
山鳥衣圻南二集及曉山零藁詩凡七百八首每讀之未
嘗不泣然泣下不知其丹鉛幾車塗乙幾紙而後有以納
於中也不知其嘔心幾晨搔首幾夕而後有以吐於外也
不知其口幾吟哦手幾詮擇初去什七後去什八而後有
以存之至今也錢塘湖山金陵臺關故里荒墟先疇野坂
古寺修竹敗驛寒燈昔也與予太初幾偕幾酬意者當相
與老於紫陽烏聊之下而太初遽忍舍我去乎太初詩刻

苦深切氣凌物表而凍澗枯槎霽宇孤籟務為孳斂予浩
汗放肆終身覘之嗚呼太初不可得而見矣無位於時不
足悲有可傳於世猶足幸自乾淳以來誠齋放翁遂初石
湖千巖五君子足以躡江西追盛唐過是則永嘉四靈上
饒二泉懶庵南塘二趙為有聲又過是則惟有一劉後村
亦號本色而不及前數公海內詩人如太初與予良不為
少而無前輩大老如歐蕪者立斯文之幟以表倡之則世
道之晦而非吾徒之羞也晚山者太初書堂之扁烏衣圻
南者兩都仕邸之所寓故以名集佳章竒句摘一二書於
左方蓋將以勸後學而亦非故人之私誼云

李君章虛舟亭詩序

古之作者以義制器後之述者或以器明義或以器取義
姑以舟言之聖人始作舟楫木上水下其義蓋取諸易之
煥此制器者之初事也義者理也理無形而為物之體器
者物也物有形而為理之用故善言義理者必於器物有
稽焉中孚之卦下澤上木利涉大川乘木舟虛此孔子以
器明義也四畫外實二畫中虛舟之中必虛舟之外必實
故可以濟巽上為順兌下為說上順下說必濟之道也然
其所謂利涉者豈止於踰江越河而已哉濟天下國家之
險難者容之以虛輔之以實上與下順下與上說亦如斯

而已中孚之虛舟非果有舟也乃若莊子山木外篇則有
虛船觸舟之說一舟方濟於河而一舟衝突以來非有使
之者也彼空空無人適然相值故舟之方濟者不以怒夫
舟之來觸者寓言以虛舟取義欲夫人虛己以遊於世亦
非果有所謂舟也予友張受益言其友李君章為亭於寓
屋扁曰虛舟其有取於孔子之虛舟乎抑有取於莊子之
虛舟乎士大夫競為歌_詩諸以美之從孔乎從莊乎然則器
一也而義不同書之作舟行舟詩之柏舟揚舟、同也而
義則異湯之盤武王之席自常人觀之一漂器耳一寢器
耳盤銘曰日日新則有進德之義焉銘席曰恭則壽則有

謹獨之義焉至於觴豆几杖莫不然今之為居處燕依之
所者能言之類相與為比興體以發其名義亦猶是也君
章之為是亭顧有二義出而用世則當如中孚之虛舟以
極物處而避世則當如山木之虛舟以善身諸為是題詠
者又不止於此二義有頌焉有規焉俱虛受之可也君章
博習好修負才名其不處而出也必矣斯舟也受益其相
與維楫之

俞鑑山月相士詩序

相人之法莫精於孔孟人焉度哉孔子兩言之孟子申言
之曰視曰觀曰察孔子有三法曰聽曰觀孟子有二法今

之相人者能之手相形最多端堯眉八彩或曲眉或長眉
相肩也舜項羽皆重瞳子或方瞳或蠶目或承視相眼也
漢祖隆準或鼻如截筒或鼻有丘山相鼻也老子耳竅容
麥或耳有毫或耳白於面相耳也越王烏喙或口容拳或
口角朝天相口也齒如編貝唇如激丹相齒唇也胃有三
壬背有六甲相背也仙有籀骨佛有鎖骨相骨也膚
如凝脂肌若冰雪相膚也或鬚髯如戟或黃鬚必大奇相
髭鬣也或身有奇毛或髮下垂至地相毛髮也顴頰頤額
頭項手足音聲行步睡臥起止誌慮文理涕咳遠近爪甲
修短酸牝便溲莫不有法而相氣色為尤難其說出於素

問氣有病不病在內色有佳不佳在外會黃池者肉食而
色墨有內憂也望八公山草木者憮然有懼色氣內喪也
故五色之中黃為最吉病人之黃有殺氣也凡黃而又明
皆喜氣也雖然此所以相貴賤憂喜凶言也孔孟之言乃
相君子小人之道也山月俞君鑑舊精數學今改專許負
之學舊說裴晉公相法本不貴以蕭寺孤女玉器事有陰
德遂至將相則今之相人者又豈可執一定不易之法哉
孔孟之法以為君子小人之權衡者又豈可不以知贈君
詩者各有其說是為序

延平祝公輔自上饒過予武林言郡太守孟侯之賢所賦詩出諸生爭傳抄僉議梓行之便舊歲甲午春侯迎親如雲相遇湖上平生凡三見矣侯日誦所作而予筆之既又得候近藁與一見再見時大異慨然嘆曰陶士_行待石勒所畏有孫淵明謝幼度破符堅有孫靈運侯家忠襄公前甲午夾攻懸瓠滅之亦有孫能詩與陶謝家而三馬武則極天下之武文則極天下之文何其竒也然則此特論其家世適相似云耳易書詩皆詩至於唐人自有正脉亦已有定論聚奎以來崑體盛行而歐梅章之爰及黃陳始宗老杜而議者署為江西派過江而後呂居仁陳去非曾吉父

皆黃陳出也淳熙中陸務觀出於曾吉父而與尤延之乃俱似王介甫惟楊萬里蕭東夫溪造江西范至能韓无咎張武子自成一家朱元晦續聖賢之緒詩尤粹密不意學禁息而時好乖七許渾五姚合吟然自謂晚唐彼區區者競雕蟲之虛名味苞桑之先兆遽以是晚人之國不祥莫大焉詩道不古自此始乃後獨有上饒餘杭三趙守正不變餘皆踵淺襲陋隨俗而靡者也侯之詩得之於氣質之聰明成之以學問之精贍秋之爽也專扁之輪也熟基之射也發無不中尚有淳熙无祐慶歷諸老之遺風乃若邪蹊偏門淫哀哇思非不盡其力也而終不能臻其極非不

愈工愈巧而愈不似白首望洋不漸不頓視侯之得正脉
而何如哉侯年甫三十有二名淳字君復其寓居曰衡湖
齊曰能靜近世文章衰落此即獨得文章太守即學士友
又能相與為不朽助吾道之將興也其在斯坎其在斯坎

送張受益入都序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天不舍晝夜程子曰此道體也天
運而不已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
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
已焉朱子申之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
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

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一息之間斷也愚按二
子之言皆大有功於學者程子始言天中言賢末言聖可
謂孔門之嫡嗣朱子始言天地中言聖末言賢可謂程門
之忠臣朱子訓舍為上聲而不訓舍字之義程子所謂不
已不息不窮朱子所謂無一息之停無一毫之間斷皆所
以為不舍之訓繪畫巧矣形容盡矣韻書訓舍為釋如手
不釋卷如釋重負之釋常執持之而未嘗放下此其義欤
二子訓逝之之義曰運曰流曰生程子精矣曰往者過來
者續朱子尤其精也在天則所謂逝者與道為體在人則
所謂逝者學道用力而其所以與道為體與夫學道用力

者在乎不舍晝夜而已愚謂逝者之往於前來於後源
源哀、無有止時其來也亦往也既往也又來也天地如
此人豈可不如此斯之一字指夫不舍者而專言之也嗚
呼微哉學者於學如左足行右足繼右足行左足繼前一
波往後一浪來其能用力於逝而亦如斯焉殆庶幾乎此
孔子所以勉天士之希賢、之希聖也朱子又謂川上章
至篇終棣華凡十五章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愚竊嘆今
之學者何獨不然以勉為諱序一文欲稍加收斂則嗔跋
一詩令更用刮摩則怨小猶如此況其大者川也而不逝
乎逝也而又中輟以舍乎省即濟南張君謙受益與予論

文和詩教年彼此苦口務相切磋期進是道考滿問選元
台保任至入覲也又挾以俱以君之飄逸爽邁之才重之
以有力者之推挽猶駕安車而行九軌之途猶巨舟萬斛
乘長風而駛東流之江河榮顯不足言也古之贈別者以
規不以頌敬疣贅川上之章以求教而又以君所聞還贈
君地中有山之卦六爻皆吉君之名若字謹服行之又安
得有滿招之患乎此一勉也愛我者疾疾惡我者藥石君
以喜聞過扁書室諛者麾之媚者斥之又焉得有面譽背
毀之患乎此二勉也自古在昔先民有恪居今之世慕古
之人君又嘗以古名齋不於其器于其道古君子之稱不

歸之君而誰歸乎此三勉也雖然川上之嘆逝前修以自
勗能佩程朱子之遺訓以升孔氏之堂則此三勉者皆其枝
葉云耳君行速不得舉酒酌較神而姑託之空言而答之
秦皇漢武惑神仙之說竭天下之力求不死之藥一在我
而於外求之以故為方士所愚讀司馬遷史記可知已班
固西漢藝文志存神仙十家芝菌之書為服餌兼有導引
按摩斷之以為索隱行恠後世如黃庭內景外景大洞真
經西昇經步虛經定觀經太清經陶隱居真誥之類不一
而晁公武讀書志以度人經為第一殊不知度人經偽蜀

王氏時王喬之所撰也古書有七王喬而偽撰度人經者
非周之王喬漢之王喬然則神仙其可信乎近世尊魏伯
陽參同契如六經之有周易然隋唐史志並無此書亦出
於偽蜀孟氏時彭曉之所誣朱文公亦嘗託名鄒訢註之
喜其語言近古其答袁機仲謂參同之說本不為明易乃
姑借此納甲之說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度又謂納甲之法
見於今所傳京房占法火珠林所謂甲乙丙丁庚辛者以
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雖非為明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
蓋虞翻所為納甲圖見於朱子發漢上易圖乾納甲壬坤
納乙癸月有晦朔弦望而參同契取以為進火候退陰符

之術文公不以為非似謂世間有所謂神仙者其答蔡季
通謂參同之說子細推尋見得一息之間便有弦望晦朔
之異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上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
下而下也望者氣之盈也日昃于下而月圓于上也晦朔
之間者日月之合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歸性初之類也
此可謂酷好之者矣而感興詩乃云盜竊元命秘繆當生
死閉于以知真有神仙亦造化之一賊耳而况天地之間
豈自古至今終有不死之人乎魏伯陽本文四篇彭曉分
為九十章愚嘗細讀之彭曉本無日月為易之文與唐本
不同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以二十九夜月殘三十夜月盡

言之此自是一家之說不合于易九還七返八歸六居彭
曉夏元鼎所釋有是有非但魏伯陽果如神仙傳所云東
漢末會稽人則所為四五言頗簡古而六言偶儷俳優間
亦有重疊煩蕪處東漢人文不當爾其曰淮南煉秋石王
陽嘉黃芽淺矣哉西漢書劉安誅死王陽能為黃金死而
裸葬顧以淮南八公王陽之徒為真仙不讀書人即可欺
也張用成平叔語真篇即此契之註脚彌復淺近而夏元
鼎之悟真講義愈淺愈近魏公之說一掃旁門元鼎之說
其下手用功無異乎吐納導引般運之小術平叔台州人
熙寧中從陸師問入蜀遇隱者為悟真八十一詩元鼎溫

州人竇慶中以小武官歷事山陽應純之五帥偽撰西江
月十二首為平叔作其後死於色德近人尚或識之惟魏
公之文有佳者三十二章豈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
不敗朽故為萬物寶乃蜀人押韻也六十七章植麥欲獲
黍運圓欲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不見功七十章廣求名
藥與道乖殊七十三章北雞自卵其雞不全語意皆佳用
韻皆蜀音七十四章日潛道而沉彩月施德以舒光與上
章男則背陽而向陰女則背陰而向陽乃似近人體製最
七十八章自關、睢鳩至飛龜舞蛇愈見乖張一全章四
十二句奇變可喜文之尤佳者騁力馳精多設譬喻只是

一意男女不交媾不可以成丹二女同居志不相得是也
東漢文恐不如此似乎出彭曉一手其間有太一乃召移
名中洲功成上升膺籙受圖則不古甚矣班固謂天子乃
以元日受四國之圖藉膺萬國之貢珍參同契三年進退
候符而可以由身上升所膺何籙所受何圖彭曉不註其
所以然但謂太一乃修丹之主司也中洲乃神洲也世人
初得道鏤名金簡於此洲膺受圖籙始上升也噫妄亦甚
矣其內丹之法本其所稟父精母血升之降之煉其氣以
奪造化而於仁義道德蔑一毫之修有以凡化仙之術而
無以賢希聖之心可乎鍾呂肉身能飛章公權集記三村

民能出陽神則鬼與體為二物而有尸解火解水解又下
之下而徐堅初學記有崔玄山瀨鄉記以老子為十三聖
師其學仙有三十六法似皆為魏公之所闢而悟真篇八
十一詩第一第二首淺陋裡俗畧不見大丹之旨百歲光
陰石火燦一生身世水泡浮與尾句無常買得不來無落
韻妻財拋下君非有罪業將行難自欺昨日街頭猶走馬
今朝棺裏已眠尸豈不太易其以上七言四韻十六首象二
八一斤之數絕句六十四首應六十四卦之數五言四韻
一首象太一之數似無義理惟納甲之說未知魏伯陽用
虞翻之圖抑虞翻通用魏伯陽之圖予嘗於是作詩曰朝

有讀書客過我携酒壺問我參同契汝亦嘗讀諸虞翻納
甲法即是先天圖伯陽竊其秘靜夜觀蟾蜍初八二十三
艮兌丙丁殊上弦進火候下弦退陰符望盈仰乾蓋晦滅
俯坤與震巽庚辛對坎離戊己俱朔旦之日中交構水火
爐彭曉彼何人哓哓爭魯魚可惜非易學欲飛血肉軀借
易弄丹術鄒訢曷不誅是詩也必得罪於當今之修內丹
者吾州小桃源汪君復字復之深嗜此學師江西段無心
得其傳命之號日月源無盡子見示一大序二巨帙先天
一氣金丹直指藥物斤兩火候卦氣三圖愚老笑年七十
有一王半山所謂不服紫團參亦活到今日伏羲之易如

陳希夷邵康節所傳者愚願學之魏公得先天圖之方位
其一說也愚不敢學而書所以然送復之之歸幸未死尚
及見月源無盡子者化鶴於緱氏山頭未可知也

送柯山山長黃正之序

柯山書院山長武林黃子正之詳將行愚愕然驚問始以
雲臺祠官領袖此山諸生者非歎吁愚讀其蔡園集久矣
生于嘉定乙亥年三十當淳祐甲辰為南宮第一人者乎
是為晦靜先生湯公之高弟乎授沅州教授告未下而上
書擊史嵩之者乎右曹即吳子良用陳傅良例泰州教授
未上除太學錄以薦之者乎權第之明年乙巳七月未赴

教授而召試除正字者乎丙午冬遷授書郎而後去國者
乎丁未之秋特旨改官者乎用朱文公之說擢第之六年
己酉背文公之學而併詆周元公者乎壬子年三十八矣
吳潛謝方叔相元日除著作郎都人有再來不值一文錢
之謠者乎夏四月面對秋之月再對言事私有左右而遭
持筆以斥者乎長威省愆可也臨川之行不當往而往至
郡不一月而罷者乎惡筮若晦可也攻蔡抗可乎善吳潛
可也舉敬人之陳韓可相任迷國之賈似道可入無乃不
知人乎辛酉臨汀之除似道相兩年矣何以不位之朝乎
豈嘗屢受似道閹餽而為其所忽乎迺者至而遽卒天為

之乎十三人伯達仲忽叔夏長實名心亨祝也嘗為吾州
戶祿贖三人皆卒無孫天為之乎嘗賜官田三百畝今
籍入有司無有為立後者天為之乎善降祥惡降殃是必
有得罪於天者矣嘗試論之周元公所謂無極與老子所
謂無名萬物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
欲以觀其微者不同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二字偶同而
旨意異老子所謂無極配嬰兒與朴而言欲自有而返於
無周元公指理之無形者而言王弼引以注易之復謂天
地雖大寂然至無是其本矣周元公之說不如此朱文公
所謂無方所無形狀又謂無形而有理張宣公所謂莫之

為而為老子何嘗識此周元公始曰無極而太極次曰太
極本無極又次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當合此
三言而觀之無瑕無病真屬理精屬氣無極之真無形之
理也無形之理行乎二氣五行之中而真精妙合然後為
人即太極無形之理生而為有形之儀象卦以至於萬物
也彼老子烏足以知之老子截有無為二而此貫有無為
一也庚戌之講自首至尾無一句近道公肆詆毀以周元
公為希夷氏之人以朱文公為傳註氏之學以莊列尹亢
之誕誣瀛溪以王節賈馬之陋誣晦菴豈非病風喪心之
言至其自為謬論則謂一畫所以紀太極亂道莫甚焉一

畫者兩儀之一陽也謂太極在一陽之中則可以為太極則不可又謂太極之體為乾太極之工為復體字工字畧無義理為地畫足愈畔愈支合乾復兩全卦觀之復之一畫與乾之一畫異乾自一畫而至六畫其象為天而一畫非太極也復之一畫剝之畫而坤之下生一陽可以見天地生生之心此一畫亦非太極也卦之初九三十有二獨乾復初畫為太極謬矣太極者未畫之前先具此理即子所謂畫前之易所謂道為太極心為太極是也蓋斯人也始以涉獵朱文公書為時文後乃脅于湯漢而改從陸學湯漢未第為象山長乃後江西諸人以江西人之為臺諫

侍從而至執政者推為山主以尊其學色恢自謂象山之徒而贊行公曰流禍至今其徒以勢要脅四方學者從陸學而漢亦由此私擢省闈嘗著書以闢朱文公之書趙忠清公獎予斯人太過近世人物捐者多狂者少斯人狂者也故敢為而無疑敢言而無忌憚鄒道鄉諫元符后南遷涕泣曰承君謂大丈夫所為不止此攻史一疏終其身取名享利已非中道又况因都堂背誦程文而有所激不足為高嘗謂朱文公平生所為率多於古人而動累於後來何累之有益程張俊嘆空川詩突兀儉怪二程子師周元公豈可剗滅其師而遠引孟子又為詩侮鄒訥而憶陸九

淵敢謂斯人學問未仰見周朱二先生脚板也其學徒惟徐直方一人徐琦曾子良皆不學狂生斯人既不能窮理盡性以希前哲又不能著書立言以貽後人死無年紀無後天之所以歿之亦可見矣正之晚出恐未知前輩源流本未詳以語子直書不文持至書堂拜其祠滕可屈心不可屈也此文亦不必數示人顧子不可不知耳如有問者則曰紫陽山下老書生小販年一紀今年七十有一

送柯德陽如新城序 戊戌以後

杭故多四方士而予久寓于是祖道贈言常有之曰如某縣為教諭也曰如某書院為山長也曰如某州某府某路為學錄為學立為教授也今送柯君德陽獨不然德陽之行新城何氏以家塾聘之也天下郡國設學乃公聚之師家塾乃私家之師一也而所以為師不同公家之師有同所選勢奪賄予未必皆實學之士故公家之師或出私意私家之師豈有父兄不受其子弟而不選實學之士為之師者故私家之師必合公輪况公家之師志在仕進私家之師志在藏修德陽以藏修為務而不以仕進為以過人遠矣抑士之所學果何事耶八聖四賢暨廣洛閩西學

之祖也張宣公呂成公早世而書傳朱文公獨後死而書
大備學之宗也黃直卿通釋陳安卿字義之外各有文集
羽翼文公真希元之讀書記義理之本根魏幸父之九經
要義典故之淵藪又各有集百卷皆學者所由入之門也
陸子靜直截之見雖捷而未盡道葉正則偏駁之文雖巧
而不知道至於嘉定以來四靈劉潛夫之詩僅如姚合許渾
則尤非求道之所尚世雖無之可也雖然又當知立己不
可無規矩擇友不可無權衡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五言也不可忽也立己之規
矩也狂也蕩矜也忿戾愚也詐稱人之惡居下流而訕上

勇而無禮果敢而窒微以為知不孫以為勇訐以為直此
十者而人或有一也不可近也擇友之權衡也予老矣年
七十有二而德陽年甫三十有八故敢以論語之三章傾
臆盡言而予也亦不敢不細玩晦翁之三集註以自勉也

送家自昭晉孫自蒼慈湖山長序

眉山子家子名晉孫字自昭讀書之室曰自庵年甫三十
授四明慈湖書院山長將行求言為規愚請先言子名曰
庵之義而後及慈湖楊氏之學易大家言自者二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天行日
進凡皆自不可已今夫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窮

晝夜而一周然天之行也常起日一度日之進也常不及
天一度天本無晝夜人間晝夜地實為之人居地上日居
地下故有夜夜短則不過亥子丑三時昏暗而日復出矣
地不能終蔽日之明猶物慾不能終蔽人心之明也故孔
子以天健日明象君子之學與天同健而自強其惟聖人
乎與日並明而自昭賢者亦可及也子家子有取于晉之自
而未敢任夫乾之自其謙乎凡言自者由於已而不由於
人鶴山魏文靖公為姑蘓高德文記朱文公所名強齋發
此二自之義至矣而又靖公又嘗號自庵乃書之自靖自
獻與子家子之自微不同要其實則同也人之身善惡無

不自己為之自悔自艾自暴自棄反掌間身為仁由已而
由人乎哉是也若乃慈湖楊文元公之學儒與象山陸文
安公之學合慈湖為富陽薄攝縣象山以舉子上南宮過
之值其視事適有扇訟既訟退焚香相對默坐象山問曰
敬仲此道平時如何下手慈湖對曰敢問足下如何是良
心象山即離席大呼曰主簿適來廳上剖決是非者便是
慈湖長象山二歲言下大悟拜象山為師愚謂此乃孟子
所謂見牛過堂下見孺子將入井已發之心也孔門之學
此心未發有存養此心既發有省察具見子思中庸首章
孟子多言已發之心然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存其心養

其性皆未發已前事陸揚二老所學有下一截無上一截
象山之失朱文公文集語錄及年譜李公方子辨之詳矣
慈湖之失嘗與傳道夫書謂濂溪明道康節所覺未全伊
川未覺道夫昆弟皆覺傳正夫以此書求魏文靖公跋文
靖公憮然大不滿正夫又錄慈湖訓語求西山真文忠公
跋文忠公謂慈湖汎心思廢持守設空妙畧事為而慈湖
又嘗謂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此語害道何由一貫又嘗謂
程氏倡窮理之說格物不可以窮理言又嘗謂濂溪通書
於天道至一之中忽起通復之說穿鑿為甚愚則謂周子
論通復貫之以誠程子論體用貫之以敬魏文靖公真文

忠公呂成公張宣公朱文公皆從之顯微無間本末具舉
吾道之正宗也陸揚所見乃佛家作用是性之說謂作用
乃心之屬乎情者以心為性體認未真四明志謂慈湖師
象山自為一家之學施之政事人笑其迂而自信益篤此
兩自字乃慈湖以自為是以自為高不顧訛笑云者王尚
書應麟伯厚嘗語予曰朱文公之學行於天下而不行於
四明陸象山之學行於四明而不行於天下此言亦復有
味蓋四明四先生沈端憲公早師事陸文達公宜侔舒公
南軒開端象山洗滌而融會於東萊不專一家為前草袁
正獻公後出始專尚象山而慈湖又嘗為史彌遠師故一

時崇長昌熾其說大行表廣微為江東憲創信州象山書院而吾州未有紫陽書院後江西人凡為執政者必請為象山山主以張其勢雖誤國殘民如包恢亦與焉自湯漢伯紀徐霖景說死而象山之學無聞慈湖之學亦無傳子家子乃愚友性存先生家子故於其行傾聽盡言之彼亦一自也我亦一自也孰非孰是其然其否不妨如老僧住寺呵佛罵祖一巡云

進齋序

進可止乎騏驥一日千里駕馬十駕及之止如何其可也進可退乎適千里者及門而返則終身不復至退如何其

可也今夫耒耜寸耕乃黍乃稷連膏腴之萬頃猶勤勤於培植機杼綾織乃縑乃帛被文繡乎四方猶孜孜於紡績薑桂等候橘竹比封灑削鼎食馬醫擊鐘卓氏之蜀百僮者八末公之陶千金者三其取贏也涎口流而鷹擊隼搏其逐便也食指動而虎噬狼貪此可以言進乎曰非也此農工商賈之競於進者也齊管三歸靡畏自宮之豎魯李八佾猶煩聚斂之求羞肉食而色墨羽張飲而泣謳銳速因戒辱殆不羞物物盈撲滿之藏事事合浮屠之頡載意改而味嫌擊珊瑚而肆逞佩六國印多車裂之蕪秦號萬石君少廁踰之石慶金釵十二珠履三千傾國白首守宮

紅鮮飲南陽之菊水跨揚州之鶴纏身飛閬苑名掛凌煙
此可以言進乎曰非也此富貴功名之迷於進者也奇法
正范鑿易雕詩麟經三傳與折微窺儀禮周禮康成乖異
一貫忠恕七篇仁義今之後進豈不知此借以發身實匪
為已涉諸獵餘摭子摘史類書充架小說滿度家之自以為宰
文杜人之自以為專詩壇湘素華飾刀筆精利馬班賈董
漢文視初詩為多陳宋李杜唐詩較諸文尤盛有能識其
門逕者矣自成一家或是或非不拘一體或從或違冶鑄
精瑰與前修而間合鋪張麗藻亦時論之攸歸此可以言
進乎曰近之矣而未也此近古文士詩人之進而於道則

未進也道統之傳自伏羲始以敬相傳則自堯始而敬之
字曰欽舜繼之又發為精一之論夏商周前二代也漢唐
宋後三代也堯至孔八聖也顏曾思孟至濂明伊渠印朱
張呂十二賢也自周子言誠而道統始續自程門言敬而
道統始明經世以理言教西銘以分言仁朱以率性無友
說言道張以無所為言義呂以思無邪言詩而道統愈益
永子思之學在四勿三省之後知言養氣之先以慎為主
慎者敬之至誠之初也未發之心慎以存之既發之心慎
而察之察而中節慎以行之其不中節慎以攻之心之未
發人已俱不睹聞故有存養之敬心之既發人未睹聞而

已獨睹聞故當有省察之敬靜寂動感位育攸關朱子所以釋中庸之首章也然此事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辨曰敬曰欽曰精曰一曰慎無一時而不用其力至於誠則無所容其力矣此千古聖賢相傳之道也傳其道者傳其心也必如是而後可以言進學農工商賈之進爭利也富貴功名之進爭勢也文士詩人之進爭名也惟進學者無所爭高君鸞舉以進名齋鏗石鏘金作者百數俾老夫題其端

應子翔經傳蒙求序

王伯厚尚書學極天下之博長予四歲予昔嘗敬事之戴帥初博士文極天下之粹少予十七歲今予畏友也此四明

二先生俱以其里中應君子翱翔孫所著經傳蒙求為然予無復容喙矣竊嘗謂道一而已而物有萬古聖賢之學不專在言語文字而亦不離言語文字日月星辰與天為體運而不已山川草木與地為體生而不窮言語文字與聖賢為體傳而不朽體物也所以用之者道也道不離物易究休咎書紀治亂詩美刺春秋褒貶三禮辨上下論專言仁孟兼言義皆以言語文字與道為體其妙用所在一而已一者何道是也然則何道也天地之心耳此之謂道而以其道用乎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之物故曰道不離物聖賢之心欲使千萬世之人為善不為惡以復其有善

無惡之性則不容不著之書此言語文字所以為斯道有形之體而無形之道所以用乎有形之體而寓于言語文字之中也顧可忽諸子期所謂蒙求自易至論孟皆括為韻語以訓後進傍及諸子百家而揚雄方州部象之書亦與焉予曩亦嘗摘其奇語難字以供刀筆艱深之中韶平易亦不過一陰一陽一晝一夜一寒一暑消息往來幽明死生之故易之註疏也獨所用六日七分曆法一歲則易之一端耳康節經世書出於此或謂予好太玄又出雲覆甌下回曰不然凡言語文字之不畔於理者皆與道為體片雲起于天而澤四海粒粟根於地而飽萬民一晝肇於

聖人而開百聖天地聖人之道皆託於物近世有欲絕滅言語文字以為學者敢痛詆朱文公著述謂率多於古人動累於後來黨陸也其人臨汀使君不滿五十而死天弃之矣讀子期之書者亦曰與道為體能於有形中求無形則將於無味中得有味矣子期早中童子科伯父銜嘗參大政云

送王俊甫柳州教序

懼其道里之遠而難於至又預嫌其風氣之偏而難於居使士大夫人有是心則仕宦者必官於輦轂之下而其足迹不出於都國郊所之外然後可古要荒之地亦必有

封建之候邦置長立屬以治其民禹貢言東漸于海則今
之卉服之諸島也西被于流沙則今之葱嶺交河之絕域
也朔南暨聲教則周之朔方越裳漢之幕北巴蜀閩粵唐
之北庭雲南大理是也焉有除之為吏有所懼且嫌而不
屑於往者哉昔曾南豐先生送李材叔知州謂由京師而
之柳水陸之道皆安行則雖遠而不險謂風氣與中州亦
不甚異起居不遠其節未嘗有疾則意其地偏有瘴而陋
之者亦惑矣南豐又謂其物產之美果有荔枝龍眼蕉柑
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英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
醋皆絕於天下然則使回也年未老亦欣然求一職任以
往弔斑林而餌沉塚和昌黎之舊吟占鷄骨而縫鵝毛續
河東之遺詠亦一快也而敢有懼且嫌之心乎回姻家王
君俊卿長吾州熱陽書堂再調柳教問舟南征颺洵鯨衝
蛇踐蠱茹一皆不問回是以壯之昔我先君為廣西經畧
司幹官買馬邕管無罪謫居臨封回生於廣東四歲而歸
孤苦間閨今年亦七十有三天於斯文君或相之又豈有
道里遠風氣偏之患哉後甫書滿北還年始五十鵬搏鯤
化未可量也



原件短缺

卷3

虛谷桐江續集卷第四

仲夏書事十首

紫陽方回

萬里

園林夏宜曉葉、溜晴光此地吾能淨非天獨肯涼汲泉
 看馬飲剗草免蛇藏似亦為形役終無市井忙
 南風吹密樹古屋隱林隈捲畫防梅雨鐫詩惜石苔醫書
 鄰吏借庵記野僧催細省仍微笑猶勝走俗埃
 幽居少四鄰長目屬閑人石氣常蒸霧鶯聲不改春子錢
 償未已知酒醉何頻說與耘畦者無錐未是貧
 閑身何所事詩外別無心但見獨危坐焉知長苦吟兵戈

生長老夢幻去來今感慨亦徒爾賓來酒且斟

息擔秋雲李扶犁夏欲中國林初畏日里巷只雌風餅粥

怪鱗脯醢鹽豕非葱藕絲水水舊誰識少陵翁

菜挾朝醒後茶甌午困前入簾禽避彈升竈蟻求羶觀物

因多感謀生各霧全蠶登新麥賤田叟荷皇天

勁瘦元弘博淒酸忽壯豪為詩兼眾體此事屬吾曹俗學

三書虎雄心六釣菴蘭枯菊猶短不羨蜀葵高

葉置乾坤事歸休水竹居不因微急債儘可讀殘書藿糝

禽田粟薑羹石澗魚論文同小酌未覺故人疎

細酌浮菖酒閑吟樹蕙文賣符羞未賤采葉按同君壬日

近梅溽午風生草薰湖航三紀夢荷蓋石榴裙

暑月憶寒月老身兼病身簞誰分長物酒併缺賢人山市

冰難致家園荒自珍黃茅冷香飲迴首歎揚塵予向客從魏靜齋夏

秋之間服黃芽煎附子木香冷飲然僅年五十一今沒十五年

贈地理齊君龍吉

積善出公侯今於葬地求樊崇如叵測郭璞殆徒謀折臂
終難驗控願自可憂未拋金瑣甲安問土饅頭

獨遊塘頭五首

予有小塘園屋在歙縣左數十步傍問政山
先世墳墓所由之路癸未五月初十日晚避

俗往遊獨坐久之所得全集非城市所能有也出東門入南門轉深塢瞰大溪而歸後當數、如此矣燈下遂成五詩又當思所以名是塘者

納謁心全頓
紉書服倍昏
倘思行藥圃
獨往叩柴門
濕岸
鳧梳羽
顏勝寒
露根元
來好詩句
只在教家村
詩必城之外
胡為不出門
漸逢人
少處初聽
水流聲異
卉
梳香醲
纖梢笋
粉明是中
亦堪隱
浪出誤
平生
蒲藕上塘
種養魚
于下塘
積泥春
糞樹儲
水歲澆
秧未藉
知章救
堪浮逸
少觴掃
松須憩
此繫馬
古垂楊

密樹窺青果
方塘數綠荷
久晴田水細
向晚野煙多
兀坐
幾忘起成詩
費屢哦
歸鞍猶覺早
再欲叩煙蘿
雖雉古原側
歸牛荒潦濱
炊煙已昏
野花氣更留
人剝欲
培幽菜
端容買
近鄰向來
惟有夢
今此豈非真

五月十一日早問政山房三首

道士携壺酒
相迎勸瓦卮
野葩芳杖屨
林靄潤鬚眉
自說
夜頻醉不知
朝有飢
問曾辟穀
否
擘樹嚼松芝
老松身青
芝生馬道

亡謂為仙
茶手掌熟
揉咀嚙
有味嫩松
芽嚼食微
酸亦佳

四十里蒼翠
中環萬屈盤
望城藏谷底
覓路上雲端
笋出一
春醉樵深
三伏寒山
翁無將相
祇是敬黃冠
山中人以

笋为生經春賣笋得
錢舉家日在醉鄉

縱不燒丹永村人總似仙今朝才酒債明日有柴錢指草
能醫病爭落_甚每讓先活龍肯相贈竹杖掘深鞭

是日野人掘竹杖

二枝甚古妙

贈送李頭之世榮

君居予昔至古鄆泰山隈釣地盧泉美帆天鉅野開霸思
齊相競道感魯儒培歷世傳微學隨時產異才稍窮南土
勝端為北堂來金錯傾求硯斑衣戲俸杯三春芍藥國六
代鳳凰臺搜覽心應惟題詩句必現暑風初綠稻霖雨正
黃梅江路宜珍護鵬程積漸惟

梅雨連日五首

簑笠千村外乾坤五月中若無梅子雨焉得稻花風深貯
陂塘滿交流畎澮通還知周厚積敢嘆阮途窮

草樹加蒙密濤波計渺冥似宜穿野屨直與眺江亭薪濕
厨煙重泥渾井汲腥虛堂坐昏黑時見一流螢

雨應猶不止終夕汗如湍胡蝶鬼才返蒲牢韻已殘身令
栖歛谷家尚寄巖滩江漲忽如許乘流未覺難

驟駭寒成暑難求葦換氈通身都是癢徹曉竟無眠鼠侮
猫猶幼蚊邀蚤共懷順流十千里便合上江舡

豈不苦於兩江昏水迫城市民局暗戶軍婦哭空營螢外

無燈影蒼邊有柝聲百憂餘一喜曉望稍畦平

雨後

荒園綠草長無客到書堂百尺輓轡令一林蒼藟香杭書
歸蠟屐睦艇致藤床閑步復閑臥身涼心更涼

次韻謝平心胡秘監見惠生日五首

晚生何敢效前賢夫子宫墻賜及肩憶柱朝車十官宅喜

成都舍萬山巔尚堪湖學生徒蓋恰少汾陽考第年予少

二十今年八十歲想得囊中有仙訣形容枯槁但神全

五朝遺老冠時賢家祭猶無掩豆肩文采春花洛陽苑精

神秋隼華峯巔難兄共對三千字晚境今開九十年富貴

朱門百雜碎先生歸臥故廬全

勢途勇退似差賢焉用鴻門切肩肩早賜韞韞埋厚夜寧

扶御栗走荒巔泥兔不羨鯤鵬路糞茵徒輸栝栢年我謂

是身如尺璧深藏短褐庶能全

酒可吾中孰聖賢定開愁服聳吟肩共怜雪鬢雙垂叟時

到花屏萬仞巔暫借松陰消永日敢求藥訣覲長年風驚

塵愕奔卓跌醒者蒼黃醉者全

風追電逐角材賢我獨從公息擔肩野曠杖藜臨絕景山

寒采招度層巔淡湯煮飯身無病小秤收租歲有年臭索

腐倉死兵火何如清節保生全

出馬家塢

野迥夏無暑塢深朝更涼
路隨流水轉山背古城荒
縣宇歌紅閣僧庵缺粉墻
暗驚兵亂後猶有教蓮塘

白水寺

壁畫暗金剛無人犬吠堂
翠苔千古潤玉水一尋方
塵路雲蒸火陰林石凝霜
仙凡元不遠咫尺異炎涼

坐白水寺門亭

百病今朝愈城南野寺濱
石崖陰欲凍沙路瑩無塵
松老枝垂地溪清水見人
僧瓶煎茗泉冽味尤新

次韻汪翔甫讀予詩藁見寄二首

我詩削緱劔五具謝莘裝
老矣三荒徑悠哉一瓣香
漫垂船子釣嬾下趙州床
忽憶高軒過仙巾戴華陽

十年兵甲夢投老卸戎裝
有藥醫詩病無花惱夢香
書明螢度几簟冷竹遮床
屬與公携酒蹉蛇換歲陽

次韻汪翔甫和西城呂全州見過四首

想見花間路蓋舁草二裝
叩門馴犬喜入室蠹魚香
躡石苔粘屐眠松露滴床
馬知人世事積甲又宜陽

聞道過從地衣冠異俗裝
小孫迎勸酒後院出行香
賈客珠量斗侯家笏滿床
未如耆舊輩龐馬隱襄陽
五鼎封君食千金奉使裝
儻來皆外物不朽有真香
滿酌

聖賢酒虛爭上下床細思諸葛事只合臥南陽
驟見纍侯印遙聞趣相裝相期終古事未用暫時香清論
玉霏塵高眠雷撼床前魚又堪笑紅袖泣龍陽
七月初一日晚大惡風而雨

焦原沸澤火雲紅忽變煤炷漆暮空定謫毒龍移舊穴併
驅竒鬼助狂風落泥朱實爭殘果劈瓦青株惜半桐雷雨
堂中知是夢未頃豪橫詫哀翁

予門大桐木幾劈去少半枕實紛墮泥中

寄題佛智忠禪師寶庵併序

佛智大師法忠裕姓徐江西陰興人本號牧
庵端平間習庵陳垣和仲為故曰寶庵自吳

抵歙說法四十餘年至元癸未年七十二矣
預作宅兆于葛塘而以寶庵扁其屋虛谷居
士方回為說偈曰

皴皮禍頂換兒童依舊恒河見性同作蠶蠶寧長戀葉虻
形蟬待別嘶風雙跌可逐茶毗盡隻履誰知窳堵空設土
饅頭誰人眼新羅鷄子過天東
寶翁大笑、虛翁自闢新庵地幾弓萬事我俱捐墮甌百
年公已辨幽宮恢張遠筭遺身後跳脫迷魂出夢中智了
愚真莫分別乾坤黃落一秋風

暑中閑詠六首

解轡去秋杪墻垣翳藿蒿荷鋤今夏半籬落熟瓜桃道左
門常掩兵餘井未淘向來手親種唯喜一桐高
驚奔萬馬屯豈料此身在長日唯三飯閑時或一樽泉深
添井索果熟開園門老病更炎熱收心此避喧
能靜何憂暑惟慳足禦貧每圓歌枕夢不記剖符身僧熟
頻求字僮頑自幹巾林間坐磐石山畔駐行人
謂我無憂者其誰會此心乾坤今古事歲月短長吟井冷
增瓜味軒晴表樹陰樽中適有酒聊與客同斟
嘆息歸來晚園林亦自都踈篁新茁笋乳燕倍添雛喜雨
詩成軸看山畫作圖嘗醞資豆麥伏近笑無儲

籬門矮復斜烏相發枯槎曾守諸侯土還同百姓家
葛囊懸豈子梅鹵漬拖花滅獲脩時事分衣缺布沙

六月雨

六月今年雨千山每日雲稍登全可望密樹最宜聞預免
憂飢色先以破暑勳稍容驕蛤龟旦為屏蠅蚊

又雨

霞紅且大早果不是晴天市漲危侵戶村流喜入田昏
鄰寺鼓湍晚厨煙明日應猶雨宵甜一枕眠

急雨

極熱方亭午濃陰忽半空衆蟬瘖急雨獨鷓獮高風過濕

蔬爭綠於晴果驟紅樹涼宜就飲殘滴入樽中

六月半屢雨

甘雨作豐年尤宜近伏天水無過大海旱不救良田六月
茅簷滴千村萬竈山煙城秋意早新粒市香社

六月二十日雨

天憐野老饑初不待人祈雷與奔騰驟煙兼映帶微已拚
泥弊屣更喜滴單衣暗想田塍上禾秋蚱蜢飛

雨後

熏濕抖筠籠追涼滌瓦鐘之香嫌婢索得酒賴兒供紙潤
剪彌鈍墨膠書不濃幽齋兩中詠寄遠意還慵

次韻程以忠同飲

飲濕自嫌無聖酒摘鮮猶幸有真茶艱危昔偶分侯竹老
病今還斲庶瓜已約社鷗盟水石尚驚征馬困風沙醉人
不管傍人笑瘦影伶俜亂鬢鬢

風雲變化世常有丘壑盤旋誰與同駕馭孟嘉真得勢滑
稽方朔浪言工律嚴詩友何妨少租薄秋田亦幸豐兩手
搔頭指欲禿猶堪舉酒吸長虹

三十年重到紫陽觀

石路崎嶇喚渡舡松蘿穿盡望中煙繆為白髮二千石輕
別紫陽三十年洞冷歛心歸酒地閣虛携眼上詩天丹砂

九轉猶多事解飲能吟即是仙

次韻張天煥慵庵萬山堂即事二首

張侯詩思湧如泉吟榻橫陳翠麓巔
五雨十風今樂國千村萬落幾人煙
賞心眺覽知何筭轉首昔塵竟弗傳
句勒口碑天共遠不虛佳月佐航船

新晴鐘鼓暮樓臺人與清空兩不埃
日已頓無宣子畏雲應全為退之開
夜涼河漢牛初渡秋爽關山鴈欲來
好向豐年作張主未須松鼎煮丹胎

次韻張慵庵立秋有懷

西風一葉未為稠積雨寒添客思秋
試以物情觀燕壘可

無心事寄菟裘硯何堪辦三錢水竹豈能踰十綫樓真是
先生有歸興不應如我雪盈頭

次韻張慵庵言別就送

屢陪幽話探玄關虛往無何已實還
遠眺每窮千里外佳吟時見一聯間
致身霄漢名方起迴首林泉意欲關
聞說姑溪卜新築會須容訪郭青山

送慵庵不及用韻奉寄

東城追迹過西關橋上紛送客還携酒
踟躕才水次鳴珂蹀躞已雲間
摘茶買食民尤窘掘蕨燒畝土不開
細為明時問疲俗往來亦足當遊山

送李村黥縣

黥縣小桃川年來異昔年民間何所苦兵後最堪憐石墨
煙深井秋杭斷廢田喜聞新令尹清白有家傳
邑貧風俗儉君去共弦歌持已心宜肅臨民色要和寒儒
尤可念巨室已無多好與諸耆舊商量細撫摩

送張慵庵

南望閩湖北望淮山水江東此郡佳眼有一塵辜眺覽腹
無千古費安排剪刀峰快雲裁句練帶溪長月繫懷獨見
張侯富才思不同餘子醉金釵

次韻謝李寅之鄂渚見寄

名直清號南麓江陵府人丙子生今年六十八

龍沙象徽各行後

予極北至沙漠
君極南踰桂嶺

漠樹江雲頻寄詩政爾

一天心不隔其如兩地夢相思投箸得謝今無事命駕尋

盟會有時未愛鏡湖於敕賜更能宣室對神釐

叩戶驚傳千里使開緘快觀七言詩者希年近公獨健不

仕風高我所思兒大知書聊慰意家貧食粥亦隨時邇來

稍喜休兵草賽社秋場畷祭釐

八月初一日

秋風幾日尚無詩政坐炎歊轉赫曦閑被貧為魔攪撓病
頰涼當藥豎治薄曰薰獲收新粟老圃開包獻巨梨顧此
亦差勝窮宦迴頭何啻十年遲

八月初二日

蟬聲漸、怯西風。閑梳青枝玩菊叢。老去一身都是病。寤
來萬夢總成空。喜分果餌小兒女。浪費新疏頑僕童。嚴瀨家
人報。躬至更營樽酒。慙哀翁。

次韻汪以南教授美康使君新政因及賤迹四首

吾州今歲得儒臣。坐鎮浮澆力萬鈞。月榭風臺尋古迹。煙
畦雨隴勞遺民。長庚往、詩無敵子美云、筆有神老嫻
未遑致三請。低迴祇欲老垂綸。

潰蟻狂瀾拔地來。日多事變少人才。鼎鐘古篆有誰識。布
素輕縑拙易裁。夷甫風流空自命。子山詞賦有餘哀。邦侯

博雅難酬對。且向筵前覆酒杯。

漢廷久已推三傑。魯國終艱致兩生。雲雨蛟龍真有勢。風
霜草木易無情。小遲玉璽徵黃霸。定許青門老呂平。勇據
臯比作歌頌。依稀駟駟似難磨。

石壁峰前舊泮林。新培槐市綠成陰。川流決潰終歸海。木
德迴環會守心。夷軌得朋殊未艾。長謠懷感抑何深。矧伊
色笑逢民則好續。當年躋、吟

八月十二夜對月

胡床正面紫陽山。淨掃晴階掩夜關。金氣漸寒風露下水
輪欲滿斗牛間。哀懷突兀來千感。暮齒逍遙保一閑。天役

萬形仍自役何為西墮又東還

八月十五夜對月

散髮披襟一再窺未日兀、守書癡月圓照盡天圓處秋
半涼當夜半時人世無燈方作夢山翁有酒更能詩此心
除却嫦娥外惟許峻嶒瘦影知

次韻僧自文見贈四首

去思無德政豈有吏民碑家乏千頭橘官羞七尺著樵溪
談野史茗榻和僧詩是事山中好歸來始得知諸侯著七尺
浪說揚州鶴居多薦福碑聽師無孔苗棄我不靈著冷閱
人間事閑題物外詩修行真有力肯被鬼神知著歲久則不靈古之

篋者歲易之

空庭風捲葉壞廡雨淋碑起廢頌成厦占字預擊著紅樓
追曩集碧落待誰詩非有鈎牽亦未知古將筮擊著贖以發

其神紅樓集唐僧廣宣詩碧落造荆州讀書龍安寺後為帥創此堂題詩少

莫說橫磨劍寧為沒字碑問花驚菟麥賦藥護羊著今我

都無事非公不作詩夜牕谷堅坐兩地月明知羊著麥門冬也謝靈

運山居賦五華九質二冬三建二冬謂天門冬麥門冬

次韻康慶之見過醉歸讀予鄙作即總管名天錫

飯顆山頭老面瘦沉香亭北醉顏醒二豪詩骨已淪淵誰
能汲古出深井康侯天筆雕風騷一蹴已過廬山高天鵬

運海翔六翮我豈能為腹背毛

次韻康慶之秋雨喜涼書懷五首

躁求慾火熾寂守德宇涼斯文老世故秋雨鋤驕陽李仰
雞浪闖滅穀羊俱亡矢詩寫高懷聳如見清揚
少年健如虎不信髮齒落風雨淒其秋衆棄失所託深潛
泉自涿猛鍛石亦鏢細思陶元亮大勝王鎮惡
補袞據鼎鼐賜履銘旂常流汗每浹背孰知北牕涼叶力
誅楚新見忌於高光商山與富春采釣庸何傷
游子悲天涯志士栖山阿少游一歎段何必臧伏波矍鑠
豈不偉末路終蹉跎催科拙下考當如陽城何

雨隴秋告稔風庭夜饒清疲庶感幽念未用思神京矧茲
九日近亦足醉菊英公暇一出野細詢田父情

次韻康慶之題予桐江詩卷

每愧詩無古風調背山樓閣曬花禪稍知海若吞河伯敢
眩蹄泐一勺渾
小儒百窘似貧戶薪及炭屨襦作禪梓澤珊瑚許窺否未
多玉璞與金渾

寄題馮君寧國夢堂

六如第一伽陀字堂扁剝傳彈缺馮肖象謂當求富弼傷
麟無復見姬公發棺義已忝坡老孔闡朝猶憶醉翁相

侯王熟人眼渠如身落大槐宮

次韻康慶之秋夜客懷自述

遜肥久已遠且羅獨嘒流年老易過宦學向來千齟齬功
言竟復兩蹉跎是山可隱在人耳今雨不來如彼何群蟄
閉關迫搖落未須輕奮怒蠅戈

次韻康慶之催借所著及謝見過

聞道公家所著書擔囊荷篋喘肩夫定應未肯輕傳借良
賈深藏有若無

自涵太古恐無鄰面者微埃詎許親顧肯城南訪窮巷松
風時煮一甌春

次韻康總管慶之和碑字韻二首

周頌岐陽鼓秦銘秦岳碑覽觀明古鏡推測妙人著真復
登三事何如賦萬詩江湖頻作郡棠蔭有人知

山道靈運屐寺乞簡栖碑歲計多栽菜流年嬾問著醉眠
書當枕禪戲倡成詩鬢白非今日何勞曉鏡知

送張錄事誠二首

歙州江見底錄事亦如之休吏早封印訪僧閑着甚舊鞍
羸馬出矮屋破簾垂行處與住處官清人不知
雖然精吏道不肯失民心但飲鄰壻井猶償月俸金舉家
惟菜味附邑更棠陰久弄周昌印臨文勿大深

九月初一日

滿城風雨夜初長
曉徑衣單野圃荒
秋着此寒欺老我
詩將何句待重陽
山容競爽穿疎樹
菊意高騫迓早霜
人事日非物良是
悲來誰辦鐵為腸

次韻寄川無竭併送所撰旃檀林記二首

彭門不記舊樓黃
吟杜參寥未肯忘
更着雪添雙短髮
早驚秋隔兩重陽
遙知刺種旃檀樹
便擬同焚艾納香
勉為龜趺驅兔穎
愧無雄健亢三長

多生曾結短檠緣
埋沒書潭不記年
左鬱右鄰窺奧藏
南洛北峰問竒鐫
更饒曼倩三冬學
未抵俱眠一指禪
絲盡

重成終有日與公同作老蠶眠

次韻張耕道喜雨見懷兼呈趙賓陽追和

疲民多菜色去守乏棠陰
屬慮千峰旱俄聞六月霖
麴灘舡欲流茗務井還深
香潤迴瓜圃聲酣起蔗林
炎官初恣肆道暍稍侵尋
畏日方焦野油雲忽冒岑
此涼甦萬病厥價倍千金
解郡雖喻歲留家尚至今
田登欣米賤屋老懼書淋
遙念兒衣曠兼虞婦竈沈
淒清傳古調憂悶豁煩襟
拭汗紕練悅搔頭
斷玉簪却思穿石罅
共坐聽泉音
韭脆鮮鱗縷梅芳煮醞斟
一江同照影
兩地隔論心
疑雪佳公子輸君日對吟

子備曰
睦有近城
民以舟載
磨治麪城
中茶場大
井

兩夜詩兒
童疑有雪
頻起穴
斷命山
疑雪對公

林下松
石如殿
柱三
春味
出翠
不
類
共
坐
頭
泉
音
垂
韻

書林
彭
公
吳
不
類
蘇
氣
散
風
吹
馬
前
對
古
歸
長
既
興
既
新

辭
辭
子
金
輔
時
驗
餘
皆
留
留
尚
空
今
山
空
想
未
斯
或
未
斯

輕
直
即
從
仕
郎
寧
國
路
儒
學
教
授
同
舍
生
曹
祐
編
次
新
題

盧谷桐江續集卷第四終

盧
流
然
齊
日
興
公
同
於
文
藏
雅



律